



叙季漢書

自開闢來惟道德禮樂足以主持  
世宙次則莫先於綱常名分之際  
夫以吾夫子尼山一布衣而於刪  
定之後不計知我罪我擅帝王之  
大權亟成春秋一書何哉慮後世



之以位襲天者恒以世權侵道權  
以情掩法者又以私意干公議深  
為人心千百世立防也聖人作則  
賢者取衷焉繼厥志者惟紫陽朱  
氏庶足後先焉下是則取裁各溺  
其說擬人不於其倫是非之無定  
案也久矣然邪正之易辨猶薰蕕  
未莠也而徃徃不能必之於賢智  
如卓之惡也無不腐心而乃下中  
郎之泣葬之罪也幾於滔天竟來  
子雲之頌至今為千古誚端雖然  
高文潔尚二君於有漢不數數者



一時嚮往彼固自有卓識隱衷胡  
敢臆為短長至若操之與備其為  
賢奸別之不啻黑白而壽後以晉  
承魏禪昧推魏適以尊晉之義乃  
遂庶昭烈而嫡魏武黨之而申臣  
子之私願可也黨之而亂帝王之  
統紀不可也黨之而盡致君委質  
之分可也黨之而開竊鈞問鼎之  
端不可也惜其自晉以迄於今曾  
無有起而釐之者不過謂其叙事  
簡質有足繼史漢之緒重以裴氏  
之注益為執林推許彤管之玷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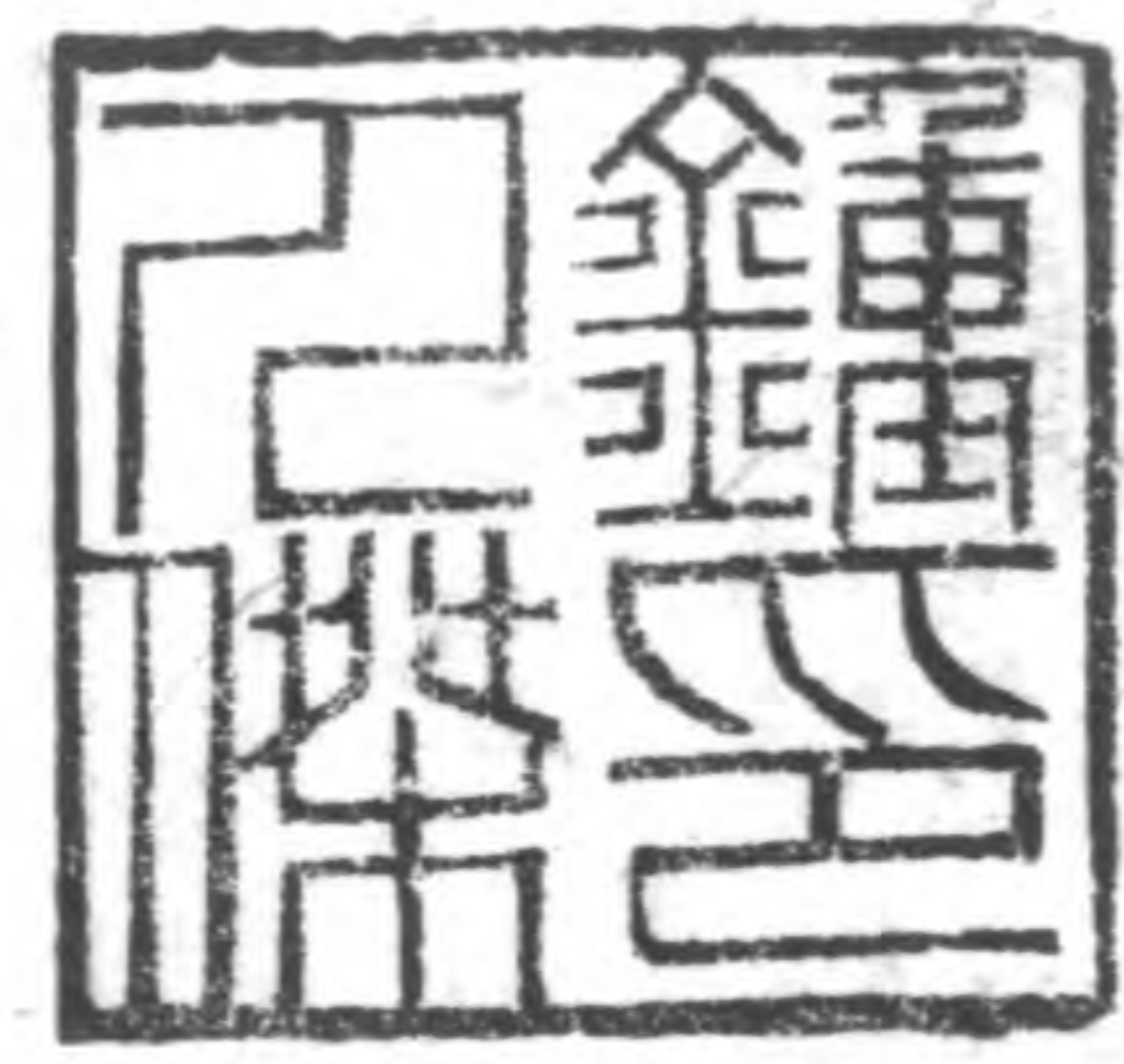


反置不問不幾大終戾乎新安謝  
少連氏淹通好古於厯世之史靡  
所不窺扼腕壽志閱有年所於是  
尊昭烈為正統夷魏吳為世家他  
如諸臣屬蜀者稱內屬魏吳者稱  
外葉李諸公序之詳矣其間安條  
置例犁然當人心而洽公論披而  
讀之覺日月為之清朗也允為一  
代之良史哉僕業梓司馬氏及班  
范諸史矣每竊謂中山寔出漢系  
且君臣之際穆乎有三代之遺風  
用歸漢統於德於理奚憾亟梓固



借夙志且始終漢世一代之史云

錢唐鍾人傑撰



季漢書序

季漢書者新都謝生少連取陳壽三國志而更張之以蜀爲漢以吳魏爲世家以其臣爲外傳以無所附麗者爲載記爲雜傳以系于漢者爲本紀爲內傳蓋純然以正統予漢以僭竊斥吳魏矣稱季漢者以楊戲有季漢輔臣贊及後主謚忠武詔策言建殊勲于季漢也書雖因于陳氏而其所錯綜擬議辯名實覈是非酌豐約審微闡不但竊取其義而且損益其辭則少連氏之所苦心極力歲十更而草屢易信陳氏



之忠臣而史家之正印矣書成將懸之國門而先以  
示余曰子史官也史之瑕瑜得失于子衷焉能無爲  
吾一言余受而讀之歎曰漢魏之際世運一大變也  
蓋自漢而前得天下者有征誅而無篡弒間有篡弒  
亦名之曰篡弒耳至魏氏父子幽繫其君戕其君后  
而奪之位乃自詭于禪讓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歷  
五季唐宋凡竊國之盜皆祖其術以唐虞聖帝揖遜  
之盛舉爲亂臣賊子攘奪之先資恬然相襲不知怪  
也故夫漢以上篡臣少以其跡顯而其勢有難以徑  
遂漢以下篡臣多以其機秘而其辭有可以諱避此  
操丕之逆爲千古之魁首也以吾夫子春秋之法律  
之其爲誅討不知當何如者而陳氏徒以魏晉相承  
之故乃使其正帝號承漢統偃然得附于神明之祚  
而涑水復以其私伸魏而抑漢史家謬戾至此極矣  
襄陽紫陽後先矯正于是魏氏父子誦而所謂漢統  
帝號神明之祚者舉而歸之中山之帝裔偏安一再  
傳之蜀而世共稱快也然陳氏之書世稱其簡質善  
叙事自史記兩漢書外此爲巨擘徒以統緒舛錯爲



正論所不滿而其所爲三國之名稱鼎足之基業臚列瓜分于一家之言者卒莫之能合以故操丕之罪若誅而不盡誅而赤帝如綫之緒寄于蠶鳧之區四十餘年而不墜者若伸而不盡伸今謝生此書行于是魏氏父子愈詘國不三而足不鼎向之臚列瓜分者較然辨黑白而定一尊而世愈稱快也嗟夫此豈一人之私一己之見足以易千百年來天下人之耳目哉綱常禮義之在人心不可磨滅故雖其人之智力雄暴能劫奪神器一旦加之以甚醜而不得不受雖其人之困敗危弱不能自存一旦抗之以甚尊而亦不得不受此天道也蓋周之東遷至孱矣號令所及百里而近然夫子必尊而奉之列國僭王之上而春秋一書蘇氏徒知其以天子之權予魯耳不知夫子蓋慮夫射肩問鼎之徒或斬周之祀而魯爲文武之子孫卽起而繼周無不可者故曰吾爲東周不言魯而言周此春秋之微指也善夫謝生之言曰孝獻昭烈一可當周之報一可當周之魯彼吳魏者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以此斷三國事真與春秋



合矣而或者猶以封疆之大小統馭之完缺爲疑至  
近世趙文肅著統論乃謂三國旣裂九圍不綱昭烈  
雖賢史臣不能先天而與人以統若深病朱元璋帝  
蜀之非者亦獨何哉然則謝生者又紫陽之功臣也  
抑余於是有所深慨焉宇宙間惟治統道統相提爲兩  
大事治統紊則亂賊肆道統紊則異端猖狂其害均  
也而道統之害及于人心世道者尤甚今正教衰微  
諸以詩書起家號稱孔孟弟子者皆推崇二氏貶抑  
尼山使洙泗之真傳幾等炎劉之厄而流沙天竺家  
言其凌駕吾道不啻如吳魏之抗衡也其爲誕謬乖  
刺寧不千百于陳壽哉儻有如謝生者鋤而闢之斷  
斷乎春秋之所予也余愧未能余日望之矣福清葉  
向高撰



季漢書序

昔宋涑水氏纂述資治通鑑嫡魏庶昭烈正統淆祿  
識者譏焉其原蓋出于陳壽壽之爲三國志也儻然  
以正統予魏壽晉臣也晉承魏禪尊魏所以尊晉也  
然其書尚以三國爲名三國敵體之稱也壽亦心知  
漢統之必不可奸而其勢又不能不尊魏故特存敵  
體之名以見意然使後世懵然于嫡庶之辨而因以  
開夫亂臣賊子竊鉤問鼎之謀則壽寔爲戎首矣新  
都謝生少連蚤窮五車博綜群史謂陳氏子奪舛謬



不可以訓世於是發憤著書窮年矻矻數易稿而始就其書以嫡統子昭烈以支庶分魏吳作孝獻昭烈後主三帝紀以明一尊而以諸臣之翊戴漢室者爲內傳以附之作魏吳世家以明僭竊而各以其臣之推波助瀾者爲外傳以附之又作袁呂諸雄載記以存一時崛起之跡而亦各以其臣之追非孰惡者爲雜傳以附之名之曰季漢書蓋取後主詔策之文并楊戲所作季漢輔臣贊而定名也其思苦其力深其文錯綜離合于陳氏舊史并裴氏舊註故簡質而不俚其事貫穿上下于范曄習鑿齒以及張敬夫朱考亭之紀述故詳贍而有體不特可以糾陳壽之謬亦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不特可以正涑水氏之失亦可以竟劉知幾范祖禹謝翱諸君子未竟之業斯不亦稱藝林之鴻寶史家之正鵠也哉而謝生又言季漢四十餘年君臣行事紀載尚虞踈漏而武侯勲樹爛焉南服嘗擬西走蜀南走滇歷覽遺踪并及金石殘文或故老口實庶幾採掇一二舊事以補成書闕略余聞其言喑喑歎賞蓋謝生力以明統緒刈僞亂爲



已任故用意詳密若此非夫世之苟且一編以幸終  
事者所可匹埒也西京王圖撰

季漢書序

三代後漢高帝得天下最正而裔孫光武繼之昭烈  
又繼之正統相承無可疑者陳壽作三國志帝魏寇  
蜀後至涑水大儒因仍不改朱子綱目始黜魏尊蜀  
而志猶如故新安謝少連釐正之爲季漢書其凡四  
十四其荅問二十二其正論五其文則陳其事則蜀  
魏吳其義則取之朱子矣余竊論陳壽非以魏黜漢  
蓋以漢媚晉也魏政在司馬三世漢亡二年晉遂代  
魏魏何能亡漢亡漢者晉耳晉有亡漢之實魏有亡



漢之名抑魏是抑晉也故陽以寇蜀之名予魏而陰以代漢之功尊晉晉習彥威謂三國蜀爲正魏爲篡晉文平蜀漢亡而晉始興彥威晉臣也不遽亡漢於魏篡之後而以繼漢爲晉重陳壽漢臣也居漢於魏吳之下而以漢賊爲真主權假漢年編作魏紀則諱矣漢亡後魏擁虛號二年彥威削之而直繼漢漢獻帝改元延康其冬魏篡漢明年夏昭烈改元章武非有晉魏二年之隔也以方兩漢非有高后孺子新莽更始之間也而志於漢始興曰輒疎斥之首二枚次先主則諱矣漢將亡而公孫淵稱紹漢漢亡四十二年而劉淵自詭漢甥稱漢王謚後主懷帝其年李雄據蜀至孫壽更號漢改元漢興署昭烈曾孫玄安樂公以嗣後主兩漢繫天下人思昭烈繫蜀人思夷狄盜賊援附之而身爲蜀人漢臣者寇視之則諱矣且也旣帝魏而予之統彼篡魏者非晉耶曹髦之弒與夫曹奐之禪也豈細故耶而一切諱之其與何以可尊其亡何以可殺首尾相謬予奪無據則諱矣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郤正祕書郎蜀史臣也成都景



星羣鳥墮江秭歸益州望氣蜀史事也王幼遠蜀書  
壽良集諸葛忠武事其兄諸子多爲先達及文士傳  
蜀文獻也而云忠武不立史官致蜀事寥寥將誰欺  
乎志希利達反面事讐孔明思遠父子祖孫皆以忠  
死心所愧憤妄加非刺則諄矣王沈魏書假回邪以  
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求容國志固一類也而竟  
以魏志失荀勗歡蒙議再廢譙周逆料其當被損折  
未爲不幸信哉初以鄉人鄭伯邑之屬傳巴蜀耆舊  
不足經遠合爲益部傳十篇文立表呈晉武善之已  
爲古國志五十篇品藻典雅可以博名矣惡用此蛇  
足爲也旣卒而詔有司就家寫其書書祕藏於家以  
俟身後卽直言何傷而令張華夏侯湛輩先見之何  
自銜之亟也小有才者爲才所使更不勝好名好利  
之私而名與利終兩失之尊魏而魏不見德媚晉而  
晉不見收開罪本朝貽譏後代史通目以凶人投畀  
豺虎惜哉陳壽之不善用才也夫惟正人然後知君  
臣之正義知正義然後知帝王之正統知正統然後  
知聖賢之正史周衰天子下堂守府諸侯射肩問鼎



而孔子作春秋必以王人冠諸侯上狩盟叛弑往往  
微顯闡幽正君臣大義於一字間亂賊懼不得肆功  
與帝王爭烈孔子之道不明千有餘年而宋儒紹述  
之朱子法春秋辨漢魏邪正維持世道迄乎今茲  
明興得天下正統與漢同而儒者誦法孔子與宋同  
少連朱子里中後學其爲是書淵源遠矣惜哉陳壽  
之生不逢時也或謂朱子已撥亂反正少連無復爲  
煩是不然涑水以司馬喬曲筆朱子敬事先進不嫌  
翻異今何嫌於陳壽邪正不竝立有如口實涑水則  
紫陽之正議晦革陳壽以翼朱子翼朱子以宗孔子  
可但已乎真誥載曹操北君太傅人罕傳道而頃日  
文士爲四聲猿曇花記掠立無間獄觀者雖婦孺快  
心焉少連增此公案辭連陳壽威鈇鉞而撻市朝無  
論孔經朱史鏡謝陳得失之林有餘懼矣不佞故忝  
史官讀其書愞然而因爲之序其或躡尋之夫夫拾  
棄滓唾核者也敢不發舒南新市人李維楨撰



季漢書序

夫子于易詩書禮樂均任其述而獨作春秋故曰吾志在春秋也顧當其時周室衰矣異姓諸侯置弗論矣諸姬之國吳強而盟會不通晉強而政權不一亦姑舍是魯雖弱姬實秉周禮且有舊史可以取裁矧是周公之胤而同姓諸侯之大宗也故又曰吾舍魯奚適矣于是以天王尊周以宗國主魯以列國賓諸侯而春秋成焉弟子左氏乃爲之傳爰肇編年之體其後荀悅袁宏張璠鄧粲各以一代之史遵之迄涑



水氏考亭氏方合歷代之史而成通鑑綱目矣司馬遷崛起立家特創列傳之體而班范以下諸史又遜遵之陳壽亦其儔也夫三代而下漢得天下爲正卜世歷年強半于周雖至三國鼎分而孝獻虛位猶號天王昭烈偏安猶稱帝胄若在周季一則爲周之赧一則爲魯之隱彼魏吳雖強毋論非魯尚非晉吳不過秦之惠文越之句踐而已藉令夫子而作漢春秋斷然以正統予昭烈矣况恐奪孝獻三十年之帝曆而亟以予曹操乎異哉陳壽旣嫌諸葛責辱之讐復阿司馬繼統之旨遂夷孝獻以帝曹操歷紀五世貶漢爲蜀從而冠之涑水祗緣先世典午之後因循不改幸猶格帝操而始帝丕更反蜀而仍爲漢此亦其公道之有在也先是范曄作後漢書不聽陳壽所攘奉帝曆以歸孝獻其中書法大畧與班史前漢之季相似庶不倍春秋之義善乎習鑿齒之作漢晉春秋也若曰曹氏漢賊耳二帝漢宗也堂堂有晉公爲漢室刈曹而于一年無統之中直接其統安得云魏晉相承而曰魏晉春秋乎此于春秋之義深爲得之惜



矣涑水賢者而所見僅同范氏不及習氏也張栻作  
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爲漢而列魏吳于下  
方考亭綱目因之帝昭烈而寇魏吳是皆陰刷國志  
之陋顯釐通鑑之訛卽二子生平服膺君實而于此  
確有所不惜焉編年一史則二書固已大正名分括  
張鄧諸子而接左氏矣然而三國志竟與諸列傳之  
史列在學官劉知幾持論徒託于史通范祖禹陳亮  
欲改而未暇蕭常作續後漢書楊煥然駁正漢書謝  
翽作季漢表而俱未成逮至昭代作者如林雲蒸  
霞蔚諸集並出諸體並工無不家擁連城人懷履水  
而獨于史學大是寥寥近世如武進唐順之南昌魏  
靖國建昌鄧元錫錢唐邵經邦亦皆倣鄭樵而合列  
傳之史以成一書欲以配涑水考亭二史其于三國  
之時稍稍裁易尚未犁然顧皆未嘗獨改國志爲漢  
書也遂俾塾童里老漫藉俗史快爲口實而靡聞學  
士大夫稍窺正史甫及此書而卽屏又有騷人詠客  
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亟尸祝之而罔辨  
故雖以陳志之簡質可以濟美扶風而卒不能使人



人閱之者徒曰列在學官而實常束之高閣耳是豈特季漢君臣之不幸遭其貶黜久之始明而實亦陳壽之自不幸爲此悖史以永遭後世之棄捐矣乎余髮覆顙卽耽繙史一閱及此不勝拊膺猶然愛其文章而且亮其遭際故隱忍終篇而更不嫌屢展卷也竊不自量乃卽其書而宰割之綜其實事削其誣辭易其名稱彌其脫落斷自孝獻皇帝起直繼以昭烈皇帝後皇帝尊漢三朝爲帝紀以漢室諸臣爲內傳等魏吳二國爲世家以魏吳諸臣爲外傳別袁呂諸雄爲載記以田陳諸人爲雜傳仍訂定裴松之註參傳其中題之曰季漢書蓋十餘年于茲易草者數矣嗟夫此豈余小子一人之私心又豈今天下一時之公論固常探陳壽之隱衷于其微言別例亦有自不容泯者當時公論自典午以還其所左袒于昭烈忠武關張者豈不人人然乎但未有爲改正之書混使昭烈稱僭主炎漢呼僞朝忠武被寇名關張諸臣蒙賊號歷千載以至今日尚未昭雪而陳壽失圖曲筆身後孰與贖愆兩者均如數有所待則余小子其何



辭焉敢謂尊漢予蜀紹明尊周主魯之法而其志則不敢自倍于夫子矣客有嘲余奉心張朱摘指司馬余亦所不必避而竊欲于列傳之史接踵范氏春秋之義比肩習氏奚不可哉陳壽有知固當心服地下矣書成引其大端而節目數十則具于續簡欵謝陛撰

季漢書正論五篇

正帝曆第一

論曰人主居位享國曰曆其在天子則曰帝曆而王公侯伯不得干焉即使彊臣擅實弱主擁虛而曆數未終年號仍屬史官豈得輕假魯昭公失國八年無主魯史不以季氏紀年也周赧王失天下三十五年無主周史不以秦伯紀年也夫以二君播遷降屈俱不在位二史猶然虛以待之矧夫有國有位者乎孝獻雖云弱主然而稱制則天子也曹操雖云強臣政



權一歸其手儀注一如至尊然而魏臺始建僖爵爲公進爵爲王北面沒身未篡天子之位迨至後嗣篡成追謚曰太祖武皇帝而已陳壽奈何遂作魏武帝紀而以漢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盡屬之於其下乎甚矣其悖也上於魯昭周赧旣已不協從此而下宋武帝齊高帝梁武帝陳武帝四君終篡帝位而當夫四臺始建史官猶以弱主紀年不遽斬以予彊臣待其卽真改元乃始易書也至於魏氏更有可言曹丕篡漢位僅七年曹叡繼之僅十四年二十年間可算魏國耳曹芳以廢曹髦以弑曹奐以亡所紀二十五年之魏皆司馬懿與師昭所有何啻曹操在獻帝時陳壽曷不斬正始以後之元遽以歸晉如魏武故事乎迄至唐室君臣晉書雖作晉宣景文紀其實傳體而未奪魏氏紀年也古今史官無如魏收之穢所作魏書盡以追謚諸帝作紀然而南北兩朝各君其國各紀其年不相凌奪卽收亦何嘗斬司馬氏以予拓跋氏乎甚矣陳壽之悖也范曄後陳壽而作後漢書以魏還漢斯卓然矣余所以斷自



孝獻皇帝起者非於范史屋下架屋正以削國志之  
武紀以正孝獻之帝曆耳

正帝系第二

論曰司馬光作通鑑至昭烈而有疑族屬疏遠無可  
考據因而黜爲僭國不以正統予之駁之者曰以千  
載而下之宋儒欲考千載而上之漢譜誠亦難矣然  
而何必考也昭烈忠武初見隆中一則曰孤漢室宗  
子一則曰將軍帝室之胄一時君臣交稱審矣不則

昭烈何人肯作王郎忠武何人肯輔盆子光卽勿論  
其他曷不考信於此是故可以祛其蔽矣以余考之

不止此一端而已也孔融陶謙陳登呂布袁紹張揚  
徐庶司馬徽公孫瓚無不以帝胄推之夫文舉元龍  
猶曰其所誦義者也陶呂袁張其所同仇者也德操  
元直其所歸心者也公孫幽州其所同學者也使非  
真知所自亦不至冒以推之况夫獻帝自爲劉氏宗  
社計使非以昭烈宗子有扶漢之心肯以密詔令討  
賊爲此不測事乎此又其一徵也劉荊州劉益州自  
爲其國計使非以昭烈同宗有親親之義肯以孤託



之以州迎之乎此又其一徵也昭烈忠武入吳求援  
孫權以下如魯肅周瑜張昭程普一皆以帝胄推劉  
豫州夫江東將相倔強不肯下人而周瑜爲甚使昭  
烈非宗子肯推之以共抗曹且表之爲荊州牧乎此  
又其一徵也凡此數端涑水豈不俱所覩記而易云  
無可考據也雖然此猶陳壽之所槩志者也卽以陳  
壽作先主傳大書曰中山靖王勝之裔祖雄父弘世  
仕州郡朗然無疑至作魏武帝紀則云中常侍曹騰  
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是則疑似  
之說矣夫陳壽有疑於曹操無疑於昭烈而奈何涑  
水倒置之甚邪祇欲以先世承魏統一蔽至此耳宋  
儒有二云君實質粹而氣未清所以行篤而識未徹故  
有見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之評亦或然矣

正帝符第三

論曰帝王受命而起先兆禎符白魚躍舟烏火流屋  
有自來矣素靈興嘆高祖開基赤伏陳詞中興復祚  
此則漢家之故事昭然其徵應者也迨及漢季王綱  
棄柄神鼎蝕鎔大盜垂涎羣奸獻讖爲魏氏之讖者



日兩觀闕當塗高言象魏義也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言魏當興也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言魏昌許也黃龍數見鳳凰仍翽麒麟首臻白虎效仁言魏瑞徵也歲星在大梁言魏分野也其在吳氏黃龍元年羣臣稱天命符瑞勸稱尊號皖口言木連理重以請之權兩不許黃龍元年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羣臣復以勸進權乃卽皇帝位是皆二主篡竊之勢已成羣臣樂推之懷已亟故託天苞以星物飾地寶於風謠無非矯誣之圖博會之語雖可暫愚一時之耳目豈能終易千古之覩聞乎然則昭烈後帝殿漢四十餘年亦豈無符瑞之足徵也曰有之章武元年譙周三引洛書甄曜度寶號命錄運期皆與昭烈諱字相合一引孝經鈞命決歷數西南黃氣景雲祥風加以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如此諸說陳壽悉載不一而足一如魏氏之詳猶曰當昭烈卽真時其兆始見或亦羣臣樂推之意乎至考季漢一時宗子出牧劉虞得幽州劉表得荊州劉焉得益州先是焉圖交趾侍



中董扶究極圖讖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亟亟勿失焉遂更圖益州得之陰有異謀豈知易世之後劉璋闇弱適以益州爲昭烈之資乎是雖人謀之不同而實天意之有定然則漢家之帝符遠在魏吳之先於時靈帝未崩獻帝未立昭烈方生前者爲無心之占後者爲無心之應豈若魏吳之矯誣傳會者哉或者又曰黃權傳注蜀記權答曹叡熒惑守心文皇帝崩徵之天文魏正統也考陳志黃初四年三月月犯心中央大心心爲天王王者惡之四月先主殂是豈不足徵昭烈之應天平黃初七年但云正月許昌南門自壞五月帝崩併無熒惑守心之文夫壽先紀星占後紀星應可見實錄互存良心不泯而黃權詭對乃王隱誣辭松之繆引又皆壽之罪人矣

正帝統第四

論曰正統之辯聚訟久矣夏殷以前之統隋唐以前之辯姑置之自宋歐陽修以迨明方孝孺諸公其中甲是乙非入蒼出素何所適判也以余案之古今



有有統之世有無統之世有分統之世有統之世復有全統之世有偏統之世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有統之世也周赧亡後之戰國江南鄴下關中之三國五代末趙宋前之十國無統之世也南北兩朝分統之世也周秦八代是卽全統之世也元帝之晉莊宗之唐高宗之宋偏統之世也三國之時爲有統乎爲無統乎爲分統乎蓋無統而有統也無全統而有偏統也無分統而有正統也豈不卓然在昭烈哉陳壽乃以正統主魏而以僭國賓漢吳豈非以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中原之國又有闕剪羣雄奉戴漢帝之功以是數者而崇之乎余以爲挾天子令諸侯豈足言功卽功曷足以贖弒皇后屠皇子之罪至於土地甲兵在所勿論建都之地何必中原東晉南宋豈以江左而失統乎假使漢祚告終劉宗盡殞地醜德齊衆之而十國少之而兩朝無統可也分統可也亦安得以正統獨歸魏乎幸而炎精雖朏餘燼猶騰則正統舍昭烈而奚適也爲漢裔者乃以寇而爲漢賊者乃以帝其悖不亦甚哉雖然此猶就昭烈而論昭烈耳卽



如所云劉宗盡殞而袁呂諸雄有能若吳氏而與魏  
鼎立者則又當從丘悅三國典略陳齊周之例各分  
紀之而無適統亦不必以正統予魏也况昭烈帝胄  
豈他姓之可擬而反帝魏以寇之乎雖然猶有說焉  
國家統祚猶人家本支不幸求繼則自近屬以遞推  
疏屬同姓盡矣乃及他姓掌譜政者豈得利其資黜  
其屬而以與他姓乎當漢之季昭烈少振後帝僅延  
亦云幸矣正統安得不歸余又以爲何必昭烈即使  
昭烈不興於涿郡忠武空老于隆中或者劉琮終據  
乎荆襄又或劉璋終守乎岷益亦能抗魏與吳成鼎  
足之業則余亦必以正統歸之何也表焉雖僭猶皆  
帝胄原與昭烈同例非他姓比蓋本春秋主魯且先  
同姓之義卽如人家繼祀或以疏屬而越近屬縱爲  
失次尚未奪宗豈不勝於爲盜有乎吾猶恨昭烈不  
早取荆而徒取益也或者又曰以昭烈而抗操也正  
統固歸之矣假使昭烈而能爲操也後帝而忍爲丕  
也則予之乎不乎曰予之昭烈有夾輔之功而不失  
忠順之節則上可以配周公而當封禪於蜀以比魯



使昭烈而但能襲操以禪爲丕則如蕭梁之於蕭齊  
篡固不怨統則歸之豈至帝北朝之魏以寇南朝之  
梁哉論而至是正統之義自謂無復遺恨矣

正帝號第五

論曰夫子有云必也正名乎名之不正分所由紊分  
之不正統所由淆陳壽帝魏寇漢固爲可恨而其所  
以最可恨者則以貶漢爲蜀耳余旣以帝統歸昭烈  
則必正其名號而乃伸其分義焉請先以情理斷之  
而後以事跡証之上下古今以五代之劉高祖其去  
高光一何遼邈且援漢後號國爲漢豈以昭烈顯是  
中山之裔興復漢室固乃不號漢而號蜀乎此猶一  
統之君也隋末漢東之黑闥梁初南漢之巖一何么  
磨且以漢姓號國爲漢而况昭烈乎此猶中國之雄  
也西晉匈奴左賢王之淵一何索虜且以漢甥號國  
爲漢而况昭烈乎此猶冒漢之姓者也當時遼東太  
守公孫淵一何荒僻且以漢漸不祀乃稱紹漢元年  
而况昭烈乎凡此皆斷之以情理而知昭烈忠武之  
建號改元必以漢而非蜀矣締緡緡國志其存漢號於



陳壽本文及裴松之注不可悉舉大約標之則如先  
主傳卽位爲文有云漢邦將湮於地又云惟神饗祚  
於漢家一也羣臣勸進安漢將軍糜竺二也譙周上  
言讖云漢位在西義之上方三也梁王劉理傳後主  
封策云朕統承漢序建爾於東爲漢藩輔四也諸葛  
亮傳對先主云漢室可興五也前出師表云興復漢  
室還於舊都六也後主詔策謚亮忠武侯云惟君體  
資文武將建殊功於季漢七也馬超傳先主封策云  
以篤漢祜以對於天下八也費詩傳奉詔拜關羽爲  
前將軍云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九也楊  
戲傳季漢輔臣贊云先帝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  
之宗祀十也張裔傳輔漢將軍十有一也李恢傳安  
漢將軍十有二也王平傳安漢將軍進封安漢侯十  
有三也李平傳輔漢將軍十有四也諸葛亮表李平  
云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十有五也蔣琬傳  
琬上疏云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十有六也姜維傳諸  
葛亮與蔣琬書云伯約存心漢室才兼於人十有七  
也以上本文之見於蜀志者也孫權傳與西朝盟曰



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一也孫慮傳慮封建昌侯顧雍等薦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二也以上本文之見於吳志者也諸葛亮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後出師表云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云此曹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一也霍峻傳注襄陽記羅憲義不降吳而曰且漢已亡吳何得久二也費禕傳注別傳禕對孫權云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三也楊戲傳季漢輔臣贊張南注傳彤罵吳人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四也李邵注常璩華陽國志李邕安漢將軍五也以上注之見於蜀志者也諸葛恪傳注習鑿齒漢晉春秋恪使李衡說西朝同舉伐魏云吳攻其東漢攻其西一也孫皓傳注陸機辯亡論云漢王亦憑帝王之號乘危騁變二也下篇云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三也以上注之見於吳志者也母丘儉傳注文欽與郭淮書約同討司馬懿云今日之計公侯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宜使漢軍克期制要此則注之見於魏志者也夫如上所列彼皆當書蜀字



而乃俱書漢字版章如此蓋其中有必不可改者卽  
陳氏裴氏無如之何然而尚有可改者二氏何爲不  
改聽其爲漢而與國號相倍乎夫裴氏無心貶漢也  
不過因陳氏舊文耳勿論可也陳氏之罪在於貶漢  
爲蜀然而志中漢字層見疊出或者陳氏若曰余不  
得已阿晉世之旨陽雖易其國號而陰則點綴含藏  
於行目之間以俟後世觀者摘而出之尋復爲漢不  
亦可乎余序中所謂亮其遭際者也或者又云陳氏  
鄙夫安得有此天奪其魄彼自逗脫紕漏自相矛盾  
而罔覺耳嗟夫如後所譏則固天理之有在如前所  
亮則亦人心之不亡安知司馬公通鑑非有見於此  
而改正乎出師後表旣賴張儼之默記辨亡二論又  
賴昭明之兼收此皆陳氏之所不及謀者矣要之蜀  
志諸葛亮傳後主詔策追謚忠武有云建殊功於季  
漢而楊戲傳著季漢輔臣贊則是季漢之君臣自稱  
其國號如此而實由陳氏之所筆而不削大書特書  
者也凡此皆以事跡証之而知昭烈忠武建號改元  
業以漢而非蜀矣國旣號漢則統不歸於漢而奚歸







詩雖降而在史則升矣然曷嘗以某國之風升之於雅乎詩自夫子刪後風雅俱無其在天子則有詔令亦雅之類孝獻之際凡有詔令俱出操手陳壽顯紀魏公魏王范曄則以孝獻不能出曹氏不得稱故盡削之此正無雅而有風矣黍離諸篇不得不降矣余今於建安中則從范氏例章武後則特起例爲二帝稱制蓋亡於作而作噓炎精之熄而復然也何不可升之有乃若爲操丕等傳所當削者僭乎雅者也所

當存者似乎風者也是又有微權焉

答曹操有功之問第二

問曰李郭劫爭乘輿播越關東諸侯各擁彊兵據大郡並無一人奉迎天子者而操以一旅之師一東郡之地披荆棘而求王卒之芟袁馘呂定繡降琮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奉孝獻其功可謂大矣子何反以爲罪乎答曰人臣之事君也事功其畧也而忠順其心也曹操以彼其畧用兵如神挾詐如鬼故能攬延梟悍蕩定鯨吞然而其心則無君之心其志則圖漢之志也兗州方起而孔文舉已逆知其必爲漢賊可憂



不減袁紹陳琳爲袁氏一檄言言實錄事事罪招卽  
曹操讀之有不汗下乎許田之役雲長有剗刃之意  
恨昭烈不忍發耳孝獻寄命其手陰虞醜而陽虞兵  
日以爲歲迨至伏后殞皇子枯而帝命旦夕矣何必  
其功何必其奉哉操之罪萬萬在漢而其功一一在  
曹耳

答曹操取天下之問第三

問曰孝獻之東百官僅從無復尊制羣雄割據無復

勤王不過白板天子而已張超呂布袁術易與耳袁紹括青冀幽并四州之衆而來若掀河北之濤以潑

河南區區之沫使當時非操努力以當之則無漢矣

孝獻將立於何地乎此司馬公所以謂操之取天下

蓋取於羣雄之手非取之漢家也答曰英雄與奸雄

有異英雄之舉事也正大而光明奸雄則閃倏而暗

昧當時操等果謂桓靈失德獻生不辰有能奮起一

師驅除衆敵諸臣勸進五位卽真亦何不可何必如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然後陽以身奉之而陰以子

攘之乎然而操非不知乎此蓋有所不能也孝獻之



初袁彊曹弱而曹卒勝袁固其畧有不同要之在曹則奉天子以討不庭名義甚正袁雖移檄以數操終抱空券而無質也然則孝獻乃操之資所謂奇貨可居非此不能驅除衆敵迨敵除而後攘其位此所以謂之漢賊也操豈能舍漢而取天下於羣雄之手乎劉裕未受王命以一匹夫糺合徒衆徑勦桓玄反正安帝此於曹操大畧相當或者以爲當時即可稱帝不必復晉反以其異日之篡爲罪是亦不知劉裕夫豈無見於此蓋亦以爲此日非奉晉天子則不能討不庭桓氏雖滅將何以當盧循徐道覆之抗衡哉時至勢成急於受禪雖得關中付之幼子失亦不惜矣夫操裕奸雄等耳其舉事大槩如此史家之筆豈爲所欺

答曹丕當帝之問第四

問曰史稱孝獻延康元年自知天命人心並屬於魏漢祚已訖無復延理遂慨然以位遜丕詔冊與表章凡十數往反而後不受焉乃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夫漢絕魏興魏承漢統昭然明甚子乃不此之帝而



乃以昭烈偏安一隅之蜀遙以繼漢不亦迂乎答曰  
五帝官天下者也故有禪受之事夏禹以後則盡家  
天下者耳其所謂禪乃篡之別名曹丕何人乃敢以  
禹而自居乎必欲援傅往事則何不曰孺子嬰王莽  
之事吾知之乎夫孝獻絕耳漢未絕也有昭烈在焉  
則以偏安之漢繼三分天下有二之漢何必論其一  
隅之蜀哉晉懷愍蒙塵五胡猶夏中原已無主矣晉  
元帝興於江東則卽以之繼晉統矣當時豈得以劉  
石符姚慕容而繼典午氏哉趙宋南渡豈得以汴京  
失守卽出高宗乃以金人所立齊劉豫楚張邦昌而  
承統哉母論齊楚尋廢不成君金源撫有函夏弟姪  
天水氏而史家亦不得出宋以帝金也至於崖山蹈  
海君臣胥溺乃始帝元說者猶採合尊之事而云順  
帝乃天水遺孤當表爲後宋楊廉夫名士尚以爲快  
而不爲迂迺以余之帝昭烈者爲迂乎且孝獻當日  
兢兢僅免曹操之手亦云幸甚乃復敢求免於曹丕  
之手乎故不得不以黃屋之至尊徙爲牖下之黔首  
曹丕之帝如取如携何至爲詔冊表章十數往反吾



誰欺欺天乎欺人乎舜禹之事豈真如此劉子玄引而嗤之歐陽永叔大儒反以置論遂令後人有藉口者抑又何也

答昭烈之問第五

問曰曹操之爲奸雄誠如何顛許劭所言矣乃若昭烈果王者之度真若高光之儔而無復遺議乎當時有目爲猾虜者有目爲梟雄者有目爲亂人者一依張揚再依公孫瓚三依呂布而尋擠之四依袁紹五

依曹操六依劉表七依孫權八依劉璋而卒取之此其無賴何必減曹瞞乎答曰語云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又曰真主不死夫昭烈之起也甚微豈特不如孫權承破虜討逆兩世之烈卽比曹操之初起東郡亦大不侔其所以依人者不一而足而其不免人手者亦不一而足然而昭烈蓋真英雄也有時而結人心則以長者自處有時而開人忌則以弱夫自全有時而據要津赴機會則蹶然而起脫兔而射隼矣當其依人也正高祖隱忍關中光武盤桓河內之時及至得忠武於隆中邀吳援於江左



李漢書 卷之六  
六  
不得不取益州以自王耳使當時不取劉璋近之適以資張魯終亦適以資魏不則資吳於漢何有蘇洵有曰先主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吾然之恨之而實不然習鑿齒云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以爲是乃昭烈王業之本蓋仁聲義問一著而豪傑景從益州破竹矣是其不取荊州乃所以取益州也余曾持論英雄圖王不失大信不必全小信但不可自爲戎首爲人藉資耳假使項羽不亟弑義帝赤眉不亟弑聖公則高祖世祖豈終爲之臣而不帝其上乎可笑羽眉戎首而兩爲漢資也故昭烈不能爲操以無其時不得不韜晦於羣雄之間然終不得不取劉璋以其數則過其時則可耳豈可以梟雄猾虜亂人目之乎

答鄭如幾魏春秋之問第六

問曰鄭如幾魏春秋之作仍以魏紹統其復張九成書曰系而不絕者謂之統春秋列國之君雖篡弑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以暴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



然也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云云而又責昭烈以不迎孝獻於曹陽不報王命於密詔不奉貢職於王畿於漢室無纖毫之功故託流言爲孝獻舉哀定謚以誣羣聽且滅同姓而垂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不知昭烈將何以自解乎答曰春秋之君以篡弒而得統夫子不沒其實者皆同姓也至於列國始有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方異姓耳且在春秋後耳夫子曷嘗以統予之乎司馬遷作世家始予之耳然當時姬姜漸滅盡矣果其姬姓宗子獨立於曲沃之旁姜姓宗子獨立於營丘之側有若昭烈之與曹魏抗也夫子不以統予之而遽斬以予田氏六卿乎司馬遷創史記以項羽作紀正當無統之時嘉羽有一統之功以呂后作紀則當假帝之時著雒有二君之罪是亦權宜之制非一定之規大都遷之爲此別自一體不準春秋故其本紀世家亦皆草創自相牴牾迨至班固則定以皇帝爲本紀下至歐陽修則定以霸國爲世家而東觀漢記與唐君臣晉書則新市平林十六國之載記出矣鄭如幾曷爲不作季



漢春秋而乃作魏春秋乎不知何以異於陳壽三國志又何以勝於三國志之無法乎不審如幾曾見孫盛魏氏春秋習鑿齒漢晉春秋乎至云暴其罪以爲戒此非合於春秋之法僅合司馬遷呂紀法耳然則自殷周秦漢晉隋唐宋一統之紀皆所以暴其罪以爲戒乎斯又不通之甚矣且其責昭烈有罪無功則又太酷孝獻板蕩曹陽間關陝洛關東兵起兗冀交爭於時左右之功皇甫酈楊彪爲第一奉迎之功則楊奉董承在曹操之先諸侯兵散曹操始得鮑信之衆用荀彧之謀以迎大駕於時昭烈雖云領豫州刺史有名無實曷嘗擁重兵據方面其勢曷足以自通其言曷足以動衆而迎天子乎考其時正依楊瓚之間寄命人手且叵自存至得徐州於陶謙而天子已在操掌握矣與袁紹連兵亦冀擣許以奉孝獻不虞紹之剛愎自用一敗塗地遂成曹氏之強乃南走而依劉荊州卽欲協之以圖操而不可得然後跳而入吳方能協力破操由荆取益鼎足僅成蓋自許田一而天子之後昭烈曷嘗一日忘孝獻而曷能一日觀



孝獻哉至於與董承密受衣帶之詔事在毫髮成則無操有漢敗則有操無漢奈何董承一身當之孝獻豈不險哉昭烈豈不險哉此或天意尚未絕如燭之炎精耳昭烈從此長往不復投操筭中矣如幾乃以是而責昭烈不太酷乎迨夫旣得漢中僅能駐足貢獻之物頗能自備昭烈忠武夫豈無見於此徒以爲帝假天子耳操眞天子也卽修貢職將何爲辭卑遜於曹祗以自屈且置帝何地抗章於帝祗攪瞞心操也有不斬來使乎此在孫吳則不惜謙卑遜順稱藩受爵於曹氏之手而昭烈何必乃爾哉卽孝獻亦不以此望昭烈而如幾何望之深也如此爲罪卽起昭烈而面數之必不色受肯心服乎又謂於漢無纖毫之功余謂紹統於蜀以稱季漢託孤忠武與魏國相始終後皇帝享國四十年坐視司馬氏之魚肉曹氏也差足吐氣豈非昭烈之功於漢乎漢中傳聞孝獻被弑實理之常幸而無恙乃理之變舉哀定謚豈所以誣羣聽乎然當時亦自立爲漢中王耳未敢遽稱帝也迨曹丕顯篡孝獻作賓昭烈始卽眞耳如幾不



責丕而乃責昭烈乎乃若同姓之滅昭烈不得不然  
余前所謂一失於荊州不可再失於益州卽如如幾  
二程之談是欲昭烈終爲布衣獨夫耳此又豎儒之  
小信豈英雄之大略哉獨納宗婦一事論者已自不  
滿不待如幾饒舌推而恕之則如齊桓之姜晉文之  
羸二君俱不以此害霸漢高之於父光武之於兄唐  
太宗之於婦三帝俱不以此害王又何責於昭烈但  
謂昭烈以此貶賢則可而法正一言成主過則又責  
有所歸矣要之如幾魏春秋之帝魏出漢總無法也  
不則余豈黨昭烈者哉若謂系而不絕爲統必欲以  
魏系漢則亦偏枯之說余於正論辯之審矣

答東漢之問第七

五代史原稱東漢而諸書皆作北漢今仍從五代史

問曰孝獻三十年之帝曆曹操不得而有之昭烈後  
帝之帝統曹丕以下不得而干之固矣子旣引東晉  
後唐南宋爲例而曰土地甲兵在所勿論然則亦有  
與季漢同例者如五代漢高祖隱帝得天下稍正周  
太祖滅之劉崇尚據太原十二州稱漢帝前後建號  
三十餘年論者以爲雖基壤褊小而名義則正蓋蜀



漢之比子亦將以此例而帝東漢以寇宋乎答曰東漢之於季漢顧雖稍似而實不侔也孝獻之似隱帝也不必言矣季漢土地雖不敵魏然與孫吳抗魏鼎足三分夫豈太原彈丸黑子之比劉崇雖云偏疆亦嘗謂其臣曰顧我是何等天子而劉承鈞亦遣諜報宋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其詞甚哀藝祖遂憐而置之是以歐陽公作東漢世家每三致嘆而書法視九國獨變文起例良有以矣考亭論本朝得正統亦當在太原既下之後陳桎作通鑑續編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大書正統蓋本考亭意也余則以爲周既滅漢雖未混一然而十有其九則東漢既與季漢三分有一爲姝迨及繼恩繼元乃漢孝和養子則東漢之外勢雖全內脉實絕而孝和一歿漢氏已亡堂堂有宋赫赫藝祖豈得復爲之下哉矧繼恩繼元少延國脉皆屬藝祖包荒姑息之中安得反踞其上哉我朝續綱目於宋開寶八年卽大書正統斯爲得之其書東漢如歐陽公足矣不必如朱子陳桎之說子



又安得責余以季漢之例而帝之乎蓋東漢之不當  
帝不得妄相牽引以害季漢之當帝也

答劉宋之問第八

問曰東漢之不當帝固不得以之而害季漢之當帝  
矣然而南朝之宋子又以分統與之夫丕裕等篡耳  
子何干曹魏則斥爲世家必抑之季漢之下劉宋則  
與之分統且抗之元魏之前豈非偏黨劉氏乎答曰  
帝王之統天命所獨歸民心所共戴一時有公論萬  
世無異詞豈以一人可得而偏黨乎夫丕裕之篡雖  
同而其所篡則異孝獻之漢亡于曹丕之魏後帝之  
漢亡于曹奐之魏不實魏也一傳而獻猶魏也再傳  
而芳兩髦而奐可以爲魏乎其實皆晉耳西犯諸軍  
司馬昭所專制魏主曷常與聞尋亦亡矣然則謂漢  
亡于晉可也故孝獻當仇丕後帝不當仇奐而當仇  
晉此習氏漢晉春秋所由作也其後桓玄篡晉裕旣  
剪玄亦終有晉夫裕乃漢楚元王之後則其有晉謂  
以宗子舉義爲漢復仇可也使當時不必反正安帝  
而卓能自王堂堂稱漢則又一昭烈也正統確然何



論分統恭帝云桓玄之時已無晉矣今日之事固所甘心裕胡不決策于已失之安帝而乃行篡于復立之恭帝哉蓋裕以操始而以丕終其勢不得不爾余已有說矣是裕所篡本與丕殊矧其所對又索虜乎但可憾者復創弑耳正統不許分統固宜乃若魏壓于漢僅得世家豈得分統余固非偏黨劉氏也

答諸葛亮之問第九

問曰陳壽評忠武末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子或以爲嫌之之辭也蘇軾非壽比也乃亦有云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也此猶惜之之辭也俞文龍云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孔明之心謂之忠于昭烈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昭烈疏屬不當委身且孝獻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二者昭烈隆中數語其志甚偉自孔明霸業之說而昭烈志移無復以孝獻爲念三者入吳求援無一語及孝獻徒說以鼎足之說不若周瑜漢賊之罵義正辭嚴四者傳聞孝獻遇害



論分統恭帝云桓玄之時已無晉矣今日之事固所甘心裕胡不決策于已失之安帝而乃行篡于復立之恭帝哉蓋裕以操始而以丕終其勢不得不爾余已有說矣是裕所篡本與丕殊矧其所對又索虜乎但可憾者復劊弑耳正統不許分統固宜乃若魏壓于漢僅得世家豈得分統余固非偏黨劉氏也

答諸葛亮之問第九

問曰陳壽評忠武末云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子或以爲嫌之之辭也蘇軾非壽比也乃亦有云孔明旣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也此猶惜之之辭也俞文龍云孔明之才謂之識時務則可謂之明大義則未也孔明之心謂之忠于昭烈則可謂之忠于漢室則未也其說有四一者昭烈疏屬不當委身且孝獻在上當如光武之事更始二者昭烈隆中數語其志甚偉自孔明霸業之說而昭烈志移無復以孝獻爲念三者入吳求援無一語及孝獻徒說以鼎足之說不若周瑜漢賊之罵義正辭嚴四者傳聞孝獻遇害



不能說昭烈如說高祖爲義帝發喪而遂偃然卽位  
遠愧董公近慚荀彧信如斯言孔明似難置喙子安  
得曲爲解嘲乎荅曰承祚有嘆諸葛則誠有之乃若  
其評則深予之詞不易之論其於忠武爲相一段一  
百四十餘言曲盡其詳確綜其實一匡三傑華袞允  
宜而終之曰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人皆以爲貶詞余  
獨以爲非貶蓋忠武者之師魏延詭計格而不行  
以其非正兵也至於定南方服孟獲則如搏蛟弄螭  
時露一奇是則應變將略矣承祚之意若曰諸葛公  
將畧長於持正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余益之曰應  
變卽長亦所不用斯爲盡忠武矣不則七禽七縱南  
人以爲天威豈有天威而無變哉承祚上忠武集表  
極其揚詡一則曰逸羣之才英霸之器一則曰左將  
軍資其奇策一則曰孫將軍敬其奇雅則固以奇許  
之矣所謂奇謀爲短者非無奇也至於論其見思則  
比之召公論其教令則比之周公是又何止管蕭之  
亞匹哉余竊以爲承祚志中之所最推尊者無如忠  
武一人矣郗超拜北府王徽之二云應變將畧非其所



長郝家子弟爲之不平超笑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夫復何言是嘉賓以得此爲幸矣子瞻推尊忠武者也乃亦不能無議信義不全指取益州智謀不奮則云不能於操死後讒間其大臣骨肉夫益州之取諸人或歸責於忠武之陰設而士元陽施之或以爲忠武實所不與是皆詹詹之論夫隆中數語大策已定跨有荆益指誰氏乎而可云忠武不與謀也忠武以爲取益州則士元孝直佐主上足辦而東門鎖鑰則非亮不可耳王弼州以爲必所與謀與謀亦無不可然則安在其信義之不全乎至於智謀不奮以讒間未行斯又委瑣之論矣夫時無蘇張孰爲縱橫時無隋陸孰爲遊說然且各有時數夫天之方興曹也卽骨肉如丕植非無隙而終不搖天之方厭曹也卽大臣如懿爽孰與讒而偏就殞忠武卽智謀於此二者亦將安施余於止昭烈東征謂法孝直或能以術移主上而忠武不用也魏延詭兵尚所不用而肯爲是妾婦事哉子瞻磊落人也而乃以是責忠武耶他日論三國名臣能兼兩漢風節權畧



之士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出師  
二表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斯得之矣而奈何與前  
說相左也陳蘇二公知忠武者余當闢而闡之俞文  
龍陋士而乃以蚍蜉撼大樹耶夫忠武之才其識時  
務在所勿論大義未明是何說也漢賊不兩立大義  
一言決矣且大義豈有出於時務外哉所謂忠於漢  
室當作何忠忠於昭烈卽所以忠於漢室也乃欲忠  
武舍昭烈而忠漢室耶據其四者之說雖各不同總  
之歸重孝獻皇帝耳夫孝獻假天子耳所謂祭則寡  
人也其曰昭烈疏屬不當委身則自孝獻之外近屬  
何人而可委身乎光武兄弟同事更始而伯升已爲  
所屠夫孝獻非更始也可保無慮操虜蟒在旁十倍  
新市平林諸將忠武豈能與昭烈事之乎昭烈未得  
忠武之先業已事之亦幾不免其後出奔而得忠武  
則回首君門九關萬里矣余所謂貢獻亦且未能夫  
焉得而事之文若才忠可亞忠武而識不足徒成操  
彊無裨獻弱卒以殺身此於忠武較輸一籌假令時  
無昭烈則忠武沒身不出將星不殞於營中徒作少



微星殞於隆中耳奈何以孝獻作更始也迂矣夫文龍之見也昭烈初心欲伸大義志真偉甚而其略則焉能出操上矧有天子爲之資乎則誠不度德量力矣割荆包益霸業僅成忠武筭定昭烈安得不從操死丕立數出王師星殞營中炎精奄熄天平忠武何尤入吳求援徒語孝獻安足動權惟有鼎足之說可以動之江東君臣方在危疑之際而忠武吐屬如流無論他人卽周郎亦其所激也此是英雄當機之時理勢並陳一言從定豈豎儒小生子子之義攸攸之談可以定從乎其謂獻帝在上敢於自立則更始未歿而光武已爲蕭王卽位河北矣昭烈襲其故智何不可乎且諸臣已遙表之非敢擅也及傳聞漢帝遇害昭烈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矣此志中之明文也文龍不之覩耶嗟夫三代而下相業如蕭曹房杜文章如楊馬韓蘇理學如濂洛關閩氣節如顧廚俊及武略如韓彭李郭風流如王謝殷劉並皆雜佩之璜琚八音之琴瑟矣忠武庶幾兼之議者謂申韓之學非吾儒正宗不知申韓得吾儒之一端忠武



嚴而不刻是爲善用申韓而不爲申韓用非博大通儒不能也公豈特百代殊絕人物真三代以上人物哉

荅漢君臣魚水之問第十

問曰昭烈三顧忠武於隆中卽以軍師禮之常謂人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信如斯言明良喜起無過於茲齊桓管仲燕昭樂毅曷足云擬然而隆中建策惟取荆益結好孫權荊州不取是孔明首建大謀昭烈輒已倍之伐吳之役不聞一商度於孔明亦不聞孔明止之迨其敗也而後孔明乃曰法孝直若在必能止主上東行卽行亦不至於敗則是孔明逆知其不能止且知其敗而並結舌不言卽其行軍之策亦孔明所未贊夫取荆伐吳此何等大事而昭烈如此孔明如此安在其爲魚水乎此視曹操之任賈詡瞬息轉圜尚爲未及而易云齊桓燕昭矧明良喜起也答曰昭烈忠武之君臣不可以尋常目之上登喜起下瞰齊燕子猶可得而置喙也昭烈關張三人之君臣此曠古所無出於骨肉倫常之外大類孔顏



師生古今僅有此對蓋孔顏師生而父子者也昭烈  
關張君臣而兄弟者也乃若孔明尚爲君臣而朋友  
者耳不取荊州昭烈別是一見不徒追景升之顧孔  
明亦宜聽之不必執隆中之言必其行此余已有說  
矣至伐吳之役昭烈斷在必行以爲余三人一體也  
關公殞失左體矣豈惜以其身併右體赴之一時真  
心真氣目中已無全吳豈復虞其敗哉孔明之不諫  
是也連營七百里乃率然之勢非必敗之道曹丕悞  
中耳孔明十倍丕才而料豈不至此且亦自有天命  
曹操渭水之敗孫權濡須之敗身幾不免豈獨非天  
幸乎然而忠武所不能止法孝直何以能止也豈昭  
烈信孝直深於孔明待孔明薄於孝直故有聽有不  
聽乎未聞昭烈於孝直有魚水之歡也余意孝直譎  
人也其於昭烈必將以術制之昭烈在其術中而不  
知若夫孔明正大光明人物開誠布公其於諸人皆  
爾矧主上乎當言則言可言則言何至以術制主上  
乎夫昭烈有孔明信猶魚之有水而孝直之術祇云  
餌耳孔明有是哉嗟夫孔明不過昭烈水耳乃若昭



李漢書 卷之八 答問 二十  
烈之於二公則魚之比目寧俱失水不得分軀此其  
義更切一重不可以尋常目之子之所不得而置喙  
也故昭烈臨崩言於孔明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  
不可君自取之此非貌言真心所發則是昭烈之於  
孔明寧割父子之恩而不少假二公兄弟之義然卒  
亦何損於魚水之情乎

答關羽之問第十一

問曰陳氏旣以國士許關公而又曰剛而自矜以短  
取敗然乎不平何必陳氏卽如季漢後皇帝時追謚  
諸將相大臣武鄉侯得忠武張車騎得桓趙鎮東得  
順平以至黃馬龐法諸公固皆美謚乃於關公而謚  
曰壯繆夫剛則爲壯而自矜取敗則繆矣陳氏之評  
或本於此答曰論季漢一時之人物最難而論季漢  
君臣之人物爲尤難至於論公則難之難者是豈壯  
繆二字可以謚之陳氏數言可以評之乎余以爲公  
蓋曠古一人耳不必以他聖賢豪傑定品也夫評其  
勇不過萬人敵耳曠古有之評其略不過三軍帥耳  
曠古有之評其槩不過世虎臣耳曠古有之割骨瀕



毒此公之堅忍也斬將報曹此公之微權也許田露  
刃此公之隱忠也叱吳請婚此公之盛氣也是皆不  
足以詫公亦不足以公詫曠古獨惜樊城之捷魏將  
旣禽魏軍全覆由此而徑擣宛洛以擬許昌忠武提  
六師由斜谷出武關而與公會天下事未可知當時  
至使操怖而欲遷都以避其鋒夫操非怖人者以孤  
軍抗袁紹視如負嵎之虎以大軍蹴孫權視如遊釜  
之魚而獨怖公則公之神威靈武有以奪其魄而恫  
其衷也何物孫權從後圖之而公忽諸大事去矣夫  
操巨蟒也公不難攘臂以搏之操且先自辟易呂蒙  
虺也陸遜蝮耳公豈在意而竟遭其一螫解腕不暇  
豈不惜哉王弼州贊公曰樊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  
衡操後有伏權天平數也公則奚愆旨哉言矣嗟夫  
此惜公耳因公以惜漢耳公生於蒲遊於沛遂兄昭  
烈而弟桓侯有逾骨肉史稱公與桓侯衆中侍立昭  
烈終日不倦艱難險阻無不周旋昭烈陷袁而公陷  
曹曹公百計畱公而公不一動此之一念豈但貫金  
石震鬼神真可以凋三光蔽六合古今有如斯君臣



者乎有如斯兄弟者乎有如斯朋友者乎汪太函以爲五倫而敦篤其三吾無間然矣嗟夫此贊公耳因公以贊二公耳公歿猶生在所廟祀皇皇英爽愈久愈昌自華達夷愈久愈廣王弼州以爲至誠無息惟公足以當之直豎三界橫亘四州超存浩劫是又不可思惟矣區區陳氏之評何足翻乎

答關羽守荊州之問第十二

問曰關羽之鎮荊州論者云漢扃天府而委之公似不能無憾於昭烈又云坐視公一人北抗魏南抗吳當時益德孟起何不擇一人以犄角公及公舍北而南無復生地似不能無憾於忠武又云公目中無人護前傲士難與夾輔糜傅禰裨嘆憾叛去又似不能無憾於公然則此一蹶也子將何所答乎竊意剛而自矜以短取敗陳氏不爲盡非也答曰是皆不免以成敗論英雄也夫昭烈之與公其恩義爲何如者豈故忍扃天府而委之以待公之獨立而不支乎蓋真見公之忠勇可以獨當一面卽不能北蹂操南躡權庶乎足以自守迨公樊城之捷操且怖之何有於權



亦政不虞前格白刃而後中伏機天不祚漢昭烈其如公何夷陵一師報怨是圖何惜敗績於此見昭烈之心矣英雄舉事要在賈勇而前成敗利鈍非可逆觀若徒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哉天若有意於漢操果遷都權仍如約非惟不用呂陸陰謀乃更遣一師以助之則操之將死游魂安知作何狀乎夫操在白馬津與袁氏角以一萬五千之師抗四州數萬之衆正如公之抗曹也假使劉荊州用韓嵩乘敞之謀孫伯符不死於許貢客之手則操且腹背受敵非蹶河北則蹶河南耳此不亦公之反證乎蓋公不幸而操幸魏幸而漢不幸也忠武其如公何諦考忠武與公其志同其忠同而氣調稍不合蓋公生平惟下昭烈一人而次則桓侯卽於忠武公似不肯下之雖以昭烈魚水之喻公色受而心不受也忠武輔昭烈但能將桓侯以下諸將而不能將公荊州之領亦昭烈分七之意而非忠武之心然而謂忠武故不擇人以佐之使狙自敗則萬無是理是時孟起方領涼州益德亦有北門之寄忠武何以遣之其他人又非公之股肱



也荆州諸將糜傳鄙夫耳卽不叛去何益於數郝普  
小有意而守不堅亦苦爲吳所給公目中何得有之  
然則公之獨守荆州幾振而顛猶之乎忠武出師身  
在行間僅有楊魏二將不能並用而食少事煩終以  
自實耳蓋天意去漢卽二公將如天何而於人則奚  
咎矣

答孔融之問第十三

問曰孔文舉志大而才踈氣高而量隘其守北海不  
能禦寇庇民使非昭烈大史慈左提右挈幾於破敗  
及其登朝不能與昭烈陰圖曹操則當如徐元直諸  
人循嘿自守固不爲操謀亦不中操忌庶乎明哲保  
身之道矣乃於曹操徒盛氣以驕之空言以觸之今  
日薦孝章明日詆郝慮今年沮禁酒明年救楊彪卒  
之殺身覆族此所謂身無寸戈片甲徒張空拳以摩  
虎牙撩虎鬚其何以脫虎口哉身爲先聖之裔而乃  
爲非聖之言謂子在母腹如物寄甌中此何悖也子  
乃以爲操之不身篡而遺子篡爲文舉文若之功何  
哉答曰人有有用之用有無用之用世有有功之功



有無功之功有用之用有功之功人所易知無用之用無功之功人所難見曹操不畏四州伯之袁本初而獨畏一孤身之劉玄德乃文舉之求救於玄德也而玄德駭曰孔北海亦知海內有劉備耶則文舉之在當時真有山立千尋河傾三峽氣槩噓枯爲華袞吹生爲斧鉞其爲阿瞞所畏不啻王敦之面熱於周顛而已史稱操重孔融兼受其友禰衡之侮以後畏其議論漸廣凡事反其所爲深爲不利於已遂決策害之嗟夫公定死矣功於何有夫操本非畏名義者但畏公耳公在一日則爲操一日之鯁自公登朝操之無將不道也固非一端要皆爲篡漢之計公必不少隱忍遇事輒言操亦佯諾佯呵且前且却史雖不悉載公詞而總之曰畏其議論漸廣則凡公所嘿奪而顯斥之者皆在其中矣其如前三者之事皆非操所關心獨殺楊彪則爲誅鋤名閥尋且及公而公力爭楊公僅免嗟夫操殺公之魄兆見矣公豈不知此一腔血竟灑操手哉公以爲操之權可以殺我而操之心則憚我我以爲不可操雖不能盡從而亦不能



直遂我卽死於其手雖不能闕剪其勢而亦不無少  
殺其勢則言之而非空也死之而非徒也操平生所  
畏公與劉玄德二龍而已業已逸一龍於海而且擾  
一龍於庭二龍不死操豈能頃刻高枕哉操知公意  
所左右天下從之雖能殺公之身而不能奪公之議  
故雖陰僭天子之實而猶陽避天子之名皆公之所  
持也不則弑伏后矣屠皇子矣其視孝獻机上肉耳  
乃操竟以魏王歿帝猶以山陽終是則公之於漢其  
功詎不大哉此所謂無用之用無功之功非空言而  
徒死也千載而下張睢陽臨殉向其同執者數十人  
慷慨大言曰毋悲毋懼吾與若等身亡命盡之日卽  
是志畢功成之秋惜哉我則名存而若等名沒耳睢  
陽死而人知其功成文舉死而人不知其功成余故  
表而出之如此昭烈聞公被害語孔明曰嗟乎阿瞞  
從此適矣孔明則曰雖然老賊終身不篡矣其真知  
公者哉蘇子瞻生平最重公與孔明其叙樂全先生  
文集常憾二公之文不見其全又爲孔北海贊一則  
曰公與操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又曰天未



欲喪漢則公誅操如殺狐兔耳又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此皆驚世之論而獨惜公功烈不見於世則猶未灼知公不若余論之快也且當時陰圖不成若董承魏諷耿紀韋晃數舉竊意諸公知公忠烈必且密以諮公公或者料其難成且誓許以不洩未可知也然則公之不能生誅操而以死抵操蓋生平一念已決公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則公之心事見矣彼政散民流才疏意廣物寄瓶中皆小人中傷之語史臣誣罔之辭獄吏文致之案余置不辯

答荀彧之問第十四

問曰語云文若之忠君子不貴考亭深然杜牧之論其作綱目書曰侍中荀彧自殺責其於董昭未倡九錫之前凡所以爲操建謀畫策無所不至亦無所不成操成而漢殆矣九錫之加勢所必至而彧爭之遂至不免譬如有人於此決堤開閘遂使巨浸橫流滔天倒海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則有與汨俱沒耳是真



劉穆之宋齊丘之比不得云忠又安足貴子何見而  
恕之耶答曰建安初孝獻自河東還洛陽如脫李郭  
之手以就韓楊之膺當時袁紹方挾四州可以自殖  
無事奉迎孫策未定江東方牽制於袁術劉璋在益  
劉表在荆勢俱可以奉迎而無其心孔北海劉豫州  
有其心而無其力獨操久撫東郡新定兗州方議奉  
迎天子以都許昌文若不於此時決策更何待哉衆  
議方囂而文若一言遂決由是操始得挾天子以令  
諸侯芟袁馘呂定繡降琮霸業成矣是孝獻之得以  
擁二十餘年之虛位者或之功也而操之得以垂四  
十餘年之分王者亦或之功也然與其有孝獻之功  
寧可無操之功則或之功適所以爲罪耳此其功罪  
彰彰明甚余安得而曲蔽之然則曷爲而收之內傳  
乎曰余特於功罪之外而獨原其心耳夫操非尋常  
人也其機數權謀出神沒鬼天縱奸雄何顯一言盡  
之矣文若雖有王佐之才然實光明洞達之士知陽  
而不知陰一見曹操遂以桓文期之謂其可以扶漢  
而至其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則未之知乃操則陽示



以公忠而陰行其私許文若蓋在操術中而罔覺也故其爲操建謀畫策如始策冀州次策徐州次策兗州次策涼州次策荊州可謂算無遺策然皆所以成操之強總之奉迎天子則其大策一定而大業遂成其後如振落矣乃其心則曰必如是而後天子始安天子安而後漢室始奠國家不可無曹公曹公不可無我也豈意侵尋不已今年操爲大將軍明年爲司空明年爲丞相又明年立世子不爲丞相副文若以爲可以報曹公功矣可以止矣拊心漸不能平噬臍則又何及豈不陰自念曰吾以爲曹公乃心王室耳追踪桓文耳豈遽卽真高光哉吾奈何佐大盜以移神鼎哉及董昭等謂曹公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是言發事寢而知曹公心不能無嘆矣又豈不陰自念曰嗟夫昔悞矣今晚矣我實爲之將誰諉乎惟有一死可以自明使百世而下知我赤心耳文若死而昭等之議明年始行卽壽志曄書同



曰明年操遂爲魏公矣然則前此不得爲魏公者豈非陰爲文若所持哉乃竟以王位終不敢遽行禪代之事必至異世而後舉者余猶以爲孔文舉之功七而文若之功三因以文若之功贖文若之罪豈不允當哉必如朱子之典謂其前者有心助操篡漢至於其後殺身以明已之爲漢而非爲操吾恐死者人之所怵卽壯夫志士必得死所則死之且必與平生之志之事相合則死之乃若生時知此事爲大不義反肆意爲之徒曰他日事成但明之以一死足矣以生爲此以死爲彼世豈有若人哉此所謂預知巨浸之潰必至橫流而故且決之徒留此七尺之軀爲一葦之障胥溺塞責萬萬無是理也要之文若徒知操略可以爲桓文而不知操心實欲爲高光坐闇無識且急於遇主而不重失身耳其心則真可原豈可與鍾繇郝慮王朗華歆一槩視之哉大都論人當原其心庶彼心服夫子誅心之法不寬於趙盾而孟子原心之論獨恕乎匡章余於文若因功而定其罪因罪而原其心乃毅然而斷之曰文若之生其功在曹其罪



在漢而其心則實漢也文若之死其功在漢其罪在  
曹而其心則本漢也仍收內傳不爲過矣嗚呼以文  
若王佐之才生不如孔明死不如文舉乃其心則實  
不倍於二公也此豈余一人之偏私哉前代論者多  
矣姑不暇舉近世王禕志林云篡逆之人將欲移人  
之國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屠僇  
之曹操之殺荀文若是也李夢陽疑賦云嗚呼噫嘻  
盜跖橫行回憲則貧上官尊榮原殞厥身或何以顛  
操何以振飛何以屈檜何以伸王世貞懷古詩云文  
若本名家志在匡社稷周覽六合間疇能託其跡降  
心事阿瞞相與圖勦力訊掃羣雄盡彼奸愈得職九  
錫議方興一死明夙昔寧如寄奴相憂在後石畫死  
猶擅元功生不念王室夫弇州閎博人也不然朱子  
之擬以爲宋齊丘鄙夫耳何足以點文若勿論可也  
所云寄奴相卽劉穆之蓋惡九錫之議不自己出反  
從關中來遂以憂死乃文若則以沮格九錫而飲藥  
自裁此與穆之正爲相反安得云相比乎空同少所  
許可人也乃以文若比之顏淵原憲靈均武穆豈非



李漢書 卷之六 三十二  
深原其心故略其跡哉則其不然考亭綱目之書可知矣忠文死滇南之難忠肝義膽視死如生人也苟非深知文若之心在漢而不在曹始爲操所愚而終爲操所忌也則方唾罵痛責之不怨乃肯以正人賢士與之哉因考魏志正始中以曹真夏侯尚二十餘人陪祀曹操廟庭後補荀攸而竟不及荀彧裴松之以爲九錫異議且位非魏臣此可見魏人二荀功罪之分其於文若顯黜之矣載考范史荀彧傳彧卒帝哀惜之祖目爲廢讌樂謚曰敬侯夫孝獻寄命虎口歆慮諸人皆其爪牙帝所芒刺竊意文若恂恂小心恭順帝獨帖然安於其懷九錫抗議帝私心壯之而且爲之悸將不免於操手至是果然矣帝豈不曰荀君於我功罪相準而心則可原舉朝姑可爲我憑而爲操鯁者惟太中大夫與侍中二人耳往殺太中大夫今又殺侍中我無如矣致哀廢典而且易名帝公然行之不避操怒此其情可知矣不聞劉穆之死晉安帝有此而徒聞劉裕痛惜之曰穆之死人易我耳考亭觀此豈不惻然一動而乃書曰自殺且比之劉



穆之豈不寃哉文若有知必不心服矣

答管寧諸公之問第十五

問曰荀文若復收內傳一仍范史不爲偏矣自或之外豈更無人可並收乎曰有之管寧胡昭張璠王烈焦光扈累寒貧邴原崔琰田疇王修袁渙劉馥張範張承徐庶是也夫幼安清貞肥遯鴻飛冥冥後雖就徵而不受官爵卽三命屢加百僚恭讓而其守彌堅王弼州謂其以道存身與孔明以身殉道承明以身存道爲二高焉綱目書曰管寧卒於魏斯其爲第一

人矣乎胡張二明彥方孝然伯重德林諸子抑亦其儔也根矩與幼安子魚共爲一龍幼安信爲龍頭子魚不免虺首而根矩龍尾差無愧焉不幸卒於魏軍中宜不得與幼安同書綱目矣季珪身事魏后而心乃漢朝氣盛難降髯遂上指其不免也固宜是當作配於文舉之次坐乎子泰始策劉幽州而終哭祭其墓始辟袁冀州而終吊祭其首寧甘刎頸而不受侯封叔治赴孔北海之難解二袁兄弟之爭兩人者真俠烈士哉矐卿執言於公路抗命於奉先悼心於昭



烈可謂賁育不能過矣袁彥伯志魏名臣九人而曜卿與文若季珪爲朋余以爲此三人者魏那得而有之哉元穎守揚州人以方之董晉陽公儀兄弟雖不免爲吏曹門而未常一與其家事可謂在淤泥而不染矣所可惜者元直負英雄大略庶幾兄卧龍而弟鳳雛乃以老母陷曹公不得已而束身歸之作暗終身天若祚漢聖善倘作陵母元直豈不能與孔明作股肱哉又使元直無至性而有忍忠則亦不失爲溫平南矣以上諸公品各不同而收之內傳信爲允矣

答魏諸臣之問第十六

問曰文若幼安諸公出魏而入漢吾知之矣乃若魏世家諸臣其人不同亦皆有品子豈得以非漢臣而槩斥之乎荅曰何可斥也統而論之夏侯惇曹仁以下諸親臣荀攸以下諸謀臣張遼以下諸武臣皆一時曹公所收風雲並起其於漢室併無所關吾焉得而斥之鄴中七子而下數十餘文人皆一時世子所收炳蔚相班且於魏室亦無所關吾焉得而斥之此外則有可言者矣分而論之有三等焉身儋漢爵心



事曹公肝膽股肱夷漢爲魏如郝慮華歆諸人此一等也山陽已往魏室已興委質服休事魏忠魏如徐邈夏侯玄諸人此一等也當塗就圯典午方驥去冷赴暄背魏歸晉如王沉王業諸人此一等也此三等者景山太初之流逢資而行不爲首尾品之佳者吾則取之慮歆之流詭遇求合不顧舊君品之下者吾則鄙之沉業之流上叛其君下賣其友品之最下者吾則深惡之雖然猶有出於此者陳泰王經嵇康阮籍范粲王凌母丘儉諸葛誕或挺身以赴難或仗義以興師或冥節以引高或抗言以折逆陳嵇二公可方文舉承明可方幼安嗣宗可方元直彥緯若能挾沉業而佐高貴鄉公則天下事未可知然其不克而死亦無憾矣彥雲仲恭公休三公舉義遞振遞顛事雖無成而忠則已著又何愧於耿韋諸公哉所最可惜者以陳羣之名閥而一污至此豈惟上有慙於長卿下有慙於令子卽潁川爲耻矣陳氏一門四世如腰鼓然所謂吾家玄乃生瓊瓊那得不生靈運耶

答吳諸臣之問第十七

李漢書

卷四

三十五



問曰孫氏世保江東一時風雲將相林林茂又亦皆有品可得與魏臣提衡而論乎荅曰吳諸臣與魏諸臣又各不同無漢在前故無慮歆之輩無晉在後故無沉業之徒孫亮雖廢然尚出其本宗大非當塗典午之比故其諸臣亦各有品可得而言劉繇太史慈非開吳元勲而志列諸首因其時序而已余以爲正禮清朝尹牧非英霸之器幾不免於孫策又幾不免於笮融不幸早死猶幸不爲王朗姑以置之內傳子義則小具英霸之略旣不幸而無年又不幸而不得終事昭烈惜矣其居北海平原之間勇決忠義大自可兒使終在漢當與趙鎮東比肩若終在吳則甘寧諸將當避一舍諸宗室雖多然少遜夏侯元讓曹子孝其人峻琳輩皆債轅犢耳相則張昭顧雍諸葛瑾諸人頗爲濟美彼哉子布迎操一節幾令海內盡屬當塗大將則周瑜魯肅呂蒙三朱四陸代不乏人周郎妙年壯略海內無雙不能作卧龍當作蛟螭之奮使桓王不蚤死佐之以陰襲許昌則天下事未可知惜其量窄不能容人玄德孔明如丁在目不知孫劉



不合可能獨當曹公不耶卓哉子敬激仲謀之怒斥子布之迎召公瑾之來協孔明之策而孟德敗還鼎足定矣偉矣黃蓋火攻之舉實其發謀而公瑾從之余以爲開吳元勳子敬爲首公瑾次之公覆又次之其餘皆不及也荊州之借子敬贊成仲謀以爲一短而論者反以爲長蓋荊州不借則昭烈無資何以興漢何以倚吳何以抗魏子敬此舉又實鼎足之權輿其功不在破曹赤壁下蓋非但爲吳忠臣而實爲漢忠臣忠於漢卽所以成其忠于吳也考亭于吳主則獎孫堅于吳臣則嘉魯肅良有以也

答魏世家之問第十八

問曰子旣尊漢三朝爲帝紀而削曹操以下之紀矣乃以世家與之夫史記有孔子世家諸曹何人敢與並列子于曹氏雖曰抑之無乃反尊之乎答曰列傳之史創于太史公世家亦創于太史公然而草創之人出自曾臆無所因承間有參差豈遽畫一卽以史記世家考之有同姓諸國者如魯衛是也有異姓諸國者如陳齊是也有篡竊諸國者如趙魏是也有夷



狄諸國者如楚越是也有同姓而夷狄者如太伯是  
也有勝國而作賓者如微子是也有外戚而啓土者  
如薄竇是也有相國而封侯者如蕭曹是也獨一孔  
子盡與前者不同太史公欽其道德尊爲素王若曰  
無爵而有爵無土而有土非世家而世家者乎此其  
特例亦其微權迫出諸家之表班氏獨紀漢事格漢  
世家總入列傳卽如新莽全盜漢鼎亦不以世家與  
之誠確然矣自是以後皆所不立至歐陽公作五代  
史記復立十國世家則俱首尾五季霸國始爲截然  
畫一矣載考梁武帝作通史乃于三國之際尊魏爲  
紀而以世家予蜀吳吳則得之而蜀則失之矣余今  
尊漢爲紀亦以世家與魏吳蓋全准歐陽公之例半  
准梁武帝之例獨准太史公趙魏之例耳敢云以曹  
氏而上同孔子乎

答吳世家之問第十九

問曰季漢之尊爲帝紀也曹魏之降爲世家也固云  
當矣乃若孫氏僅跨楚越而塹長江土地甲兵旣不  
敵魏且一則稱藩一則受爵一議質子一則貢珍一



則請襲荊州以自効凡此數者其於曹氏若屬國然  
子又安得以世家與之使與曹氏埒乎答曰孫權承  
父兄之烈憑將相之猷世有江東國險民附曹操重  
軍壓境使權少衄則吳爲沼而昭烈豈能姑借荊州  
進取益州以成鼎足之業乎權雖無功于孝獻之漢  
不爲無功于昭烈之漢赤壁之勝雖亦昭烈孔明之  
合謀而實賴孫權之決策權殆操之勅敵丕敵非其  
儔也其有時而稱藩受爵質子貢珍諸役皆陽以下  
之陰實抗之善乎趙咨之對曹丕也而終之曰屈身  
于陛下是其略也所議質子終於不遣雖曰貢珍而  
旋得報重幣雖曰稱藩受爵而南面稱孤自如雖襲  
羽獻功而荆襄封殖自若名雖曰屈而實何少損哉  
卽魏人陰實雄之而陽藉前數者以羈縻之虛張招  
携懷遠之勢而已矧以曹芳三主弁髦之君尚不及  
孫皓之威福惟辟其等爲世家又何忝乎劉知幾論  
三國推王道則劉順而曹逆計國祚則魏促而吳長  
總之不當以帝與魏也則均之爲世家當矣豈爲抑  
魏而揚吳哉



答國志屬魏之問第二十

問曰陳壽一書名曰三國志而實魏志耳何三國之有共六十五卷魏居三十卷吳居二十卷蜀居十五卷總之魏得其六之半而二國共得三之半猶之乎當日三分之疆土也至考其書則魏氏六帝有紀而蜀吳二國之主俱夷爲傳外則與袁董諸雄等內則與夏侯賈郭諸臣等猶之乎晉張軌元魏蕭登耳何得云敵國若江南之陳鄴下之齊關中之周之三國乎子欲以帝紀漢室世家魏吳奈魏志實繁而蜀志太略尚不能等吳安望魏也母論二帝之紀寥寥至如關張趙馬黃五將共爲一傳而雲長秉燭待旦一事又所不載子將何據以充實之卽使有如椽之筆亦將焉施搏沙豈能飯乎答曰蜀志雖略豈得漫增陳氏本文裴氏采注錯綜成篇亦自斐然吳志煩簡稍當至於魏志大自可裁夫名曰帝紀則外國大事皆當入之魏武一紀仍歸孝獻而曹操世家自有其體昭烈皇帝後皇帝二紀卽可采魏吳二國十主大事屬之荀彧王允諸公仍爲內傳管寧崔琰諸公繼



收內傳若夫袁董諸雄或爲漢臣或爲漢賊此於曹氏何關魏志安得有之乃今別爲載記則魏氏所得比舊本所省亦多而漢家紀傳爲不少矣乃若秉燭一事僅見於陽節潘氏所云此乃掇拾稗官氏之說陳氏裴氏俱所未有余曾持論曹瞞雖奸不至爲此兒戲鬼計陷人不義且嫂叔不親授受鄉黨稍知自好者亦知不爲說者乃以此而壯關公亦淺甚矣但云秉燭哲於自明終屬謗陋此真優伶作劇之爲豈史家之正簡乎無據可也不書可也卽略不害其爲季漢書也

答詞人尸祝魏君臣之問第二十一

問曰子序中騷人詠客沒溺三祖陳王鄴中諸子之才華亟尸祝之而罔辨子獨非其儕乎而乃爲此反復辯論不少假借是何苦樹幟於漢而操戈於曹也  
荅曰予非敢以騷人詠客自居然而竊嘗措足詞壇之側則所尸祝自晉宋迄今皆有其人况於三祖陳王鄴中諸子則三百篇楚騷漢賦之外孰有似其才華者而不以尸祝乎顧於統系之間欲操史家之權



則不容付之罔辨耳蓋史之與集各自一部份路揚  
鑣兩不相趨亦兩不相廢固不以集部之文曲史部  
之筆亦不以史官之律掩作者所長不必遠譬卽如  
陳孔璋爲袁本初草檄數曹公罪後曹公得孔璋笑  
曰卿檄文佳則佳矣然辱孤足矣何至辱孤先代非  
但赦其罪而且不毀其文至於昭明得收入選夫以  
孔璋之文且不以罪廢況三祖陳王諸子之才華一  
時祖父子孫君臣兄弟琳瑯千古又豈得以史官之  
律而廢之乎人但知三祖陳王耳不知高貴鄉公之  
宏博亦大不可及也余又以爲陳王卽不爲帝亦可  
自雄卽三祖自雄何必爲帝堯舜禹湯固皆爲帝孔  
子素王所不敢擬柱史園吏盲史腐令亦何必高位  
哉必艷其才華而以帝統歸之則南朝之君文采燁  
然南唐李主王孟蜀主亦俱好文安得帝之以寇元  
魏唐宋也况夫忠武一集人以擬之管韓而出師二  
表謂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昭烈熟於申韓關公深於  
左氏此其文又當何如而乃必名之爲僭爲寇爲賊  
乎奈之何以尸祝彼而罔辨此也余向作歷代文人



史則又推尊曹氏蕭氏列祖稱制而以陳孔璋沈休文諸臣傳於其下是又不啻尸祝之而已要之所重各自有在也

答季漢書異同於陳氏之問第二十二

問曰陳壽書法子旣一掃而更張之大都反客爲主序中所云削其誣詞易其名稱是矣然而彌其脫落則似出於本志之外綜其實事則不出於本志之中夫以承祚簡質之目上之濟美孟堅下之雄視蔚宗子豈能以簡質而摹其簡質乎抑又能易其簡質而爲繁華乎荅曰如子所云皆予所不能也然而皆有所不必也夫承祚此書大綱不正耳細目則不甚乖道法不明耳事辭則不至陋誣詞雖游削之始淨名稱雖紊易之始嚴脫落則彌之如以線而貫其珠寶事則綜之如以絡而聯其璧蓋全用其文者四之一半用其文者亦四之一參用其文者亦四之一而予之所獨斷者則亦四之一離合出入時而用彼法時而用我法其簡質固在而繁華焉施不敢謂臨淮入汾陽之軍庶幾乎太尉呼劉氏之祖豈至如騎劫代



昌國之將哉余序中所云塾童里老學士大夫騷人詠客總付之不觀余今改定更其道法用其事辭正其大綱條其細目方在脫草尚未災梨而聞者無不人人踴躍拭目以待殺青此季漢書行而國志之所舛悉改矣承祚之所長畢著矣九原有知當以余爲良鑿而補其別豈酷吏而舞其文哉

季漢書答問終

季漢書凡例四十四條

凡例之立劉知幾以爲夫子修經始發凡例杜預于左傳則見注序而不別爲篇自是而後代有作者至張守節之于史記其說詳矣輓近撰定之書無不有凡例而詳畧不同余今改正三國志作季漢書蓋變文起例其說不得不詳觀者毋訾其贅凡立國者止稱一字如周如漢之類作史者因其再立則表曰後如後周後漢之類所以別于前也陳壽三國志名實俱淆而余易以季漢書者非徒正



李漢書  
名考實而實因後皇帝追謚忠武冊文中語楊戲  
季漢輔臣贊題目非杜撰也

凡本紀始于司馬遷而呂后以女主稱制得之項籍  
以霸王主盟得之非正例也班固改稱帝紀呂后  
項籍並降爲傳范曄則並稱帝后紀而附以皇女  
陳氏尊魏氏爲帝紀皇后紀列蜀吳爲傳固是不  
倫然而于昭烈後帝稱先主後主甘吳俱稱皇后  
至孫權則斥名之諸后則稱夫人而已是亦有微  
辨焉余今獨尊三帝並尊諸后附以諸王稱曰本

紀酌史記後漢書之例云

凡傳始于左氏而亦有內外之稱然以其文耳非以  
其人也余今于漢家旣首尊孝獻皇帝豈得有君  
無臣故王允孔融諸公采漢書也崔琰袁煥諸公  
移陳志也董承魏諷諸公升裴注也諸葛亮諸公  
仍陳志也而總名曰內傳焉則論其人矣

凡世家亦始于司馬遷雖皆有土王侯而旁及外戚  
班固以下皆不立至歐陽修復立十國世家陳志  
尊魏抑吳固爲不倫而蕭常續後漢書乃以魏吳



二方並降載記似又太苦余今等爲世家蓋上則擬迹魏斯楊行密而下則雄視二袁二公孫矣凡外傳正史之外則皆有之如漢武帝趙飛燕之類蓋撫其奇逸猶別傳耳非外之也余今于魏吳二方諸臣雖各有否臧而亦皆是君是臣雲龍風虎但惜其不能如孔明士元之本內元直季珪之外而內也則外之而已

凡載記創見于東觀再見于晉書蕭常以二方當之直視以草寇荒夷深惡之矣余謂董卓元兇仲家潛逆黑山羣盜公孫度僻壤何異于犢馬氏羌處以載記是誠允當至如袁紹始倡討卓之舉呂布終著誅卓之功張楊有奉迎大駕之勞陶謙有推戴昭烈之誼似于載記太苦然而諸雄彼善于此則固有之要之皆無義戰上之不能勤王中之不能創霸卒之爲不成君傳之亦不再世世家不可列傳不可非載記而何

凡史傳原無所謂雜也五代史始有雜傳始之以王鎔終之以趙延義百有餘人以其朝敵幕臣倏起



倏作故以雜名之余謂李郭爲董氏羣兇田沈爲袁氏各將雖其人亦有不同而皆始終一主似與五代諸人殊然旣不可沒他又無所附則以雜傳處之附于載記之下不必如王猛張賓謝艾之各繫于其主也

凡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謚此史法也然亦有之如晉恭宋順齊和梁敬之類以其無貶詞也孝獻逢篡之時昭烈傳聞遇害乃謚曰孝愍皇帝夫以宗臣繼統而恭謚舊君則史當遵之然而考之謚法聰明睿智曰獻魏人以此爲謚固緣感其推位之情亦誠贊其主德之實細閱袁范二紀帝于聰明睿智真無愧也恨生不辰耳使在孝文之終當居孝景之上是固當以獻與之不特恭順和敬而已至于在國逢讎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唐愍之弑于廢帝是也孝獻被篡未被弑也則愍字爲虛昭烈君臣哀之耳余今不必遵之而但稱孝獻一如袁范之說云

凡帝未卽真不稱其謚如司馬遷高帝紀初起時稱



曰高祖乃繼之曰沛公又繼之曰漢王至其卽真復稱高祖班固前後因之而于卽真之中則稱帝稱上而已范曄後漢書則世祖初起時卽稱光武卽真之後間或稱帝余今一從其例卽稱昭烈使急別于操權迨其卽真乃稱曰帝則如班史云凡嗣立之君果其先帝所立卽當稱帝陳志于二帝稱先主後主非其法矣綱目改正昭烈皇帝旣已得之奈何復仍後主也余今于後主則稱後皇帝若夫失尊之後爲安樂易代之謚爲漢思又在所勿論矣

凡名字改正的確如韋曜爲韋昭之類及考吳人曹瞞傳與郭頒世語諸書則曹操當爲夏侯操今若改正似恐駭人且陳壽本文云曹騰養子嵩生操莫能審其生出本末而操又以愛女子夏侯棼豈同姓而可爲婚乎則夏侯氏亦非的也故仍從曹氏卽劉知幾證以二氏合傳而云爲夏侯氏不當據矣

凡正統已亡而僭國尚存則遺收後代孫休末年季



漢已亡則孫皓一世十六年于漢何關其在義例皆當削去然晉書既所未收余今改正國志且姑存之蓋準五代史吳越諸世家之例

凡諸宗室史記兩例梁王世家吳王列傳漢晉三史各有不同惟南北史列傳首后妃而次諸王本春秋先同姓之義乃今諸王附諸后本紀矣于是內傳首以宗子季漢宗子劉虞最賢故首列之劉表高名素望原在黨錮諸賢之中其與益州二牧雖各據一方適所以爲昭烈之地劉繇劉馥雖葢爾郡伯不當屬于魏吳今並弁諸內傳之首準李氏例也乃若魏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曹氏夏侯氏吳外傳則亦先諸夫人次孫氏從此例也陳志曹氏夏侯氏合傳誠爲有理而乃于孫氏抽出峻嶒則又自破其例今並正之

凡內傳諸臣與獻帝周旋而無恙者如荀爽以下是也死李郭諸兇者如王允以下是也死曹氏者如孔融以下是也不死曹氏而亦不比曹氏者如田疇以下是也以高逸終者如龐德公以下是也以



學藝顯者如鄭玄以下是也俱並收之惟有盧植  
朱雋皇甫嵩雖在獻帝之初有討黃巾之績然其  
人勲庸品格多著桓靈間范史已詳此則不贅  
凡傳本以一人爲一篇而間有二人以至諸人錯綜  
成傳者史記酷吏則已有之今內傳則有吉金耿  
韋外傳則有劉放孫資秦張杜黃等傳用此例也  
凡傳以子繫父如种拂种劭以弟繫兄如馬良馬謖  
者固多然而有不盡然者則有別鍾毓于鍾繇鍾  
會陳泰于陳羣王肅于王朗獨賢之也別諸葛恪  
于諸葛瑾獨否之也別杜恕于杜畿均賢之也是  
又有別例焉乃若父茂子潛父彪子修兄瑾弟亮  
則又當別論矣

凡傳止于季漢三朝以綴吳孫皓一世其有傳首并  
祖父于桓靈間者則少及之傳尾續子孫于晉武  
世者一切削之然而嵇阮范三公與王沈雖在晉  
書顧三公爲魏之忠臣貞士而王沈則魏之逆賊  
入晉一年而死則闡收之以示褒斧

凡本紀內傳文章如詔令表箋一切存之惟譙周仇



國卻正釋譏則削不收二方文章魏如王杜高堂  
之疏吳如周魴七札陸凱二十事之類並收罔遺  
惟曹植二表藩勗九錫文已見文選而文且爲僞  
命故並削之

凡陳志本文一無所遺但易其名稱而已惟有共是  
一事裴注反爲詳贍而本文不免荒落則少節之  
而升補以注更覺可觀止削去潘濬一傳濬在荆  
州時無一長自效而降吳之後曲爲盡忠猶華歆  
在魏罪不容誅楊戲贊中深鄙之矣不削何爲

凡評從司馬遷來遷又祖左氏君子曰體劉知幾不  
然此體蓋傳中叙事美惡並收褒貶自見何容復  
贅卽太史公之論或抽述軼事或旁及他事不專  
立義也下迨范曄復于論後作贊愈爲蛇足知幾  
駁陳壽諸評爲懦緩不切則何足存哉國初宋王  
諸公纂修元史欽奉

聖論不必作論矧余小子敢不從周而從杞宋耶不  
作可也不改亦可也陳氏諸評旣已不收則裴松  
之所引袁子傳子徐衆孫盛習鑿齒諸人議論例



當槩削猶有臆見則俟他日作季漢書緒論或間有所評耳

凡漢三朝君則稱帝稱上稱乘輿稱車駕稱朝廷后則稱皇后用軍則稱出師稱伐稱討軍勝則稱振旅敗則稱敗績晏駕則稱崩失尊則稱薨惟羣臣則與二方一槩稱卒耳至若書魏之來攻也則稱西犯書二方之相攻也則彼此俱稱敵二方之臣寇邊塞者不得稱官但稱魏將吳將而已二方相攻魏稱吳將吳稱魏將亦用此例三帝自稱曰朕昭烈未帝時稱孤不必別於操權矣

凡二方僭竊書其大綱至若名號官儀詔勅建置諸條細目皆彼國君臣張皇之文不必盡革亦所謂著其實也

凡書忠臣討賊義正辭嚴如耿韋諸公袁范等書稍有微義而獨一魏諷在在在在以謀反蒙譏寃矣寃矣今特表之而王陵母丘儉諸葛誕爲魏討晉其義亦同久稱三叛並從此例而昭雪焉

凡人臣殊禮如周公蕭何霍光皆出人主本意至于



王莽則矯竊之矣曹操爲兗州牧時遙表天子猶爲可恕至其在許則挾天子無所不爲自爲丞相爲公爲王冕十有二旒陳志皆稱天子命公果誰欺乎今一切改之曰曹操自爲丞相以至自號其妻爲皇后自以其子爲丞相副其子曹丕受禪則曰篡位奉帝爲山陽公則曰廢帝庶幾暴其罪焉至書孫權則惟曰僭而已與操丕又自不同凡君臣各有分屬皆不相凌操丕于漢固爲僭篡至于曹芳之後爲司馬氏所魚肉雖是天道昭然受報不爽然而司馬氏之于魏又漢之操丕也故其于師書廢于昭書弑而于母丘諸公則書討一從漢例焉

凡書寇賊則曰作亂曰反叛其率衆倡義則曰主盟曰起兵今書孫堅則曰起兵討董卓書孫策則曰移書絕袁術袁紹得書主盟呂布得不書叛而書曹操之于袁紹呂布劉表孫權皆不得同于漢丞相亮之出師伐魏焉至于操征烏丸權討山越不在此例



凡二朝本紀中所書二方大事如廢弒則魏曹髦吳孫亮皆嗣立少主也如封拜則魏司馬懿等吳顧雍等皆軍國大臣也如攻擊則魏合肥之戰吳東興之戰皆勝負大役也如殺戮則魏曹爽吳諸葛恪皆夷族兇殘也卽不來告例得書之以尊朝廷之制其諸小事各見世家不得盡贅

凡本紀災祥關天文者一切書之其于二方槩不得書天文之外有關改年如魏青龍吳赤烏則書之分合郡邑本紀世家俱得各書

凡紀年本紀則稱改元如昭烈皇帝章武元年下書魏黃初二年明年入吳黃武元年後皆倣此然二方但書改年不許以元也本紀每年俱提頭中貫以時月日無事亦不必書每年先書本朝一切事其二方大事並有所見者則云是歲云云先魏次吳其獨見者或魏或吳矣世家紀年不提頭且月而不時不日以別于本紀也其本無月而有時者則仍其舊焉

凡本人大事自當詳屬本傳雖或互見然各有所重



如黃蓋建火攻之策是其生平大事吳國元勳當于本傳詳之而互見魯肅周瑜諸傳可也陳志乃詳于瑜傳本文裴松之引注亦傳其下而蓋傳則曰建火攻之策一句而已甚爲非體余今于瑜傳則用此句而移蓋策百數十言屬之于蓋餘亦倣此

凡注中事體恢宏言詞正大可與本文合者則升而接之其有委瑣細碎又不可棄者則仍存作小注焉

凡注升本文則易其名稱如魏武則稱曹操先主則稱昭烈丕權後主亦然若仍存小注則照其本文操或作曹公昭烈或作備之類小注共一百餘家而存作者姓名僅三之二初見則帶姓名如常璩華陽國志之類再見則去姓名其有本無者則初見亦竟書某書如獻帝記諸書而已

凡本文無傳或僅見諸傳中裴氏補注其下甚多除漢靈帝以前晉武帝以後一人具有始末如漢臧洪王烈諸人魏吳質王弼諸人吳趙咨張悌諸人



不下數十人今盡升本文作傳各從其類焉亦補遺闡幽意也

凡注中之人始末不具而前後散見傳中如漢吉本魏王經諸公討賊死國大節於昭安可泯泯而已太鑿令微官而有如許心膽袁范二史互有一詞陳壽舛于書矣至于高貴鄉公乃漫書卒深爲晉諱卽于主髦亦爾又何有于臣經使非裴注袁贊則彥緯罔死矣今乃薈撮始末成爲一傳合于玄伯是特例也

凡注有一事而諸注並載裴氏並收者甚多卽如高貴鄉公被弑一事玄伯昌言司馬昭之前遂有數種皆灼可觀不妨重出其有數種而良苦不齊則有所去取矣

凡裴注在魏志中者幾與本文相埒吳志則三分之一蜀志則五分之一論者謂陳氏固爲太畧而裴氏又不免大蕪亦似有理卽如郭冲五事裴氏于蜀志旣已引之而旋復駁之是何謾也他如此類甚多逢其引之而駁者則兩削之至若曹丕篡漢



時詔策表章見于禪代衆事十數往返幾數千百  
言裴氏豈不知其僞而乃盡收之乎余盡削之不  
爲過矣

凡裴氏所引諸注大約作者半在陳氏之先半在陳  
氏之後在其後者陳氏不及收在其先者陳氏或  
偶未見或見之而棄去不盡無見乃裴氏謂多多  
益善故不擇良苦而一網無遺欲以逞博耳中有  
一事並見於蜀記魏氏春秋最爲可恨至考作者  
之人一爲王隱一爲孫盛二子皆東晉人去季漢  
將百年豈前人未載而留以待二子乎裴氏于諸  
注亦深惡二子之妄而又引之何其自相背也今  
亟削之

凡裴氏諸注可謂博采矣然裴氏實與宋劉義慶同  
時而世說新語則裴氏所未引者若干劉孝標注  
則又出其後矣勿論可也至考劉義慶卒于元嘉  
二十一年裴氏卒于元嘉二十八年則世說新語  
與三國志注相後先而裴氏不引不可曉也容止  
部魏武以崔琰代臨夷使劉知幾業已駁之王氏



世說新語補夙惠部又有孫策年方十四在袁術坐不欲見劉豫州一事誠爲沁脾可喜余諦考之昭烈涿人首事踪跡多在徐沛間其後淮南與術相攻亦未相見建安六年方至荊州于時術策先後歿昭烈何緣見之此事時地皆繆余今于此不得輕引待他日作季漢書逸事卽僞不妨引之耳凡裴注之引而復駁者與夫重出而苦者固皆削之然其中無大關係而却有可駭可愕如陸氏異林子寶搜神記列異傳管輅別傳諸書雖不免怪誕奇袤而好古好奇之士則多喜之一切不削凡裴注多有升而爲本文者然本文中有陳壽口語不類余今改作之文却不可改又不可棄則降爲注如陳壽上諸葛亮集載陸凱上孫皓二十事之類然亦不多

凡志中疑悞如荀彧則漢紀作郁皇甫酈則漢紀作麗今俱從彧從酈蓋更據後漢書一重案也張飛本字益德而俗作翼德但從益字袁曜卿之名則斷從煥王經之字則斷從彥緯惟吳中有兩孫慮



則以尊卑之行而切近相犯此真可疑却不可斷則姑存之其餘疑誤亦多非有確據不敢輕改存以俟考

凡志始于史記八書班固增改十志而表則同矣季漢兵爭不遑歷年並促陳壽宜其無志而奈何以志名其全書余今不必補作但作兵戎始末表人物生歿表以俟考焉

凡諸史司馬遷首創史記而中有書班固繼改曰書而中有志陳壽繆改曰志李延壽繼改曰史其後五代準史記也宋遼金元準南北史也後漢以迨兩唐準漢書也而志則無有準之者余今以季漢而紹兩漢固宜名之曰書準班范也本紀三卷內傳十七卷世家六卷外傳三十卷載記三卷禰傳一卷總第爲六十卷之數又準史記例也或以余參用陳氏舊文不得云撰夫以蕭氏文選昭明未措一辭而亦名撰矧余此書其事則三國其文則平陽而其義則竊取于范習二家乎觀者亮不以爲僭矣



季漢書凡例終

季漢書目錄

三本紀

卷之一

孝獻皇帝紀

卷之二

昭烈皇帝紀

卷之三

後皇帝紀

孝獻伏皇后附

穆曹皇后附



昭烈甘皇后 附

吳皇后 附

後帝張皇后 附

張皇后 附

甘陵王永 附

安平王理 附

太子璿 附

北地王諶 附

十七內傳

卷之一

五劉傳

劉虞

劉表

劉焉

劉縯

劉馥

卷之二

王黃种种沮禰臧陳趙金盛沈傳

王允

黃琬

种拂

种劭

沮雋

禰衡

臧洪

陳容

趙昱

金尚

盛憲

沈友

卷之三

荀蓋張鄭趙徐楊皇甫段裴趙楊陳傳

荀爽

蓋勳

張儉



鄭泰

趙岐

徐璆

楊彪

皇甫鄴

段熲

裴茂

趙溫

楊琦

陳登

卷之四

孔荀崔邊董魏金吉耿韋劉傳

孔融

荀彧

崔琰

邊讓

董承

魏諷

金祿

吉本

耿紀

韋晃

劉陽

卷之五

田張袁王陸太史傳

田疇

張範

袁煥

王修

陸績

太史慈

卷之六

龐司馬徐管王邴焦張胡扈寒傳

龐德公

司馬徽

徐庶

管寧

王烈

邴原



焦先  
張琚  
胡昭

扈累  
寒貧

卷之七

鄭荀袁應許謝仲長張孫楊鮑華左傳

鄭玄  
荀悅  
袁遺

應劭  
許劭  
謝該

仲長統  
張玄  
孫嵩

楊豐  
鮑出  
華佗

左慈

卷之八

諸葛亮傳

卷之九

關張趙馬黃傳

關羽  
張飛  
趙雲

馬超  
黃忠

卷之十

龐統法正傳

卷之十一



董馬向費楊陳呂傳

董和

馬良

向朗

費詩

楊洪

陳震

呂乂

卷之十二

蔣費董 女傳

蔣琬

費禕

董允

姜維

卷之十三

許劉杜譙黃羅夏侯傳

許靖

劉巴

杜微

譙周

黃權

羅憲

夏侯霸

卷之十四

霍王呂李馬王張傳

霍峻

王連

呂凱

李恢

馬忠

王平

張嶷



卷之十五

劉彭劉廖李楊魏陳黃傳

劉封 彭美 劉琰

廖立 李平 楊儀

魏延 陳祗 黃皓

卷之十六

秦簡伊張孟許來尹李邵周杜傳

秦宓 簡雍 伊籍

張裔 孟光 許慈

來敏 尹嘿 李譔

邵正 周羣 杜瓊

卷之十七

鄧宗張王常衛楊傳

鄧芝 宗預 張翼

王嗣 常播 衛繼

楊戲

六世家

卷之一



曹操世家

卷之二

曹丕曹叡世家

卷之三

曹芳曹髦曹奂世家

卷之四

孫堅孫策世家

卷之五

孫權世家

卷之六

孫亮孫休孫皓世家

二十外傳

卷之一

曹諸夫人傳

曹操卞夫人

曹丕甄夫人

曹叡毛夫人

郭夫人

郭夫人

曹操二十五子

附

曹丕九子

附



卷之二

曹夏侯傳

曹仁

曹洪

曹真

曹爽

曹休

夏侯惇

夏侯淵

夏侯尚

夏侯玄

卷之三

荀郭蔣程賈董溫傳

荀攸

郭嘉

蔣濟

程昱

賈詡

董昭

溫恢

卷之四

張徐臧李李呂文樂許典張龐于傳

張遼

徐晃

臧霸

李典

李通

呂虔

文聘

樂進

許褚

典韋

張郃

龐惠

于禁

卷之五



劉華王陳鍾鍾王傳

劉曄 華歆 王朗

陳羣 鍾繇 鍾會

王沈

卷之六

和杜鍾嚴李韓黃高劉孫傳

和洽 杜襲 鍾毓

嚴幹 李義 韓宣

黃朗 高柔 劉放

孫資

卷之七

桓徐常韓崔裴盧孫王傳

桓階 徐宣 常林

韓暨 崔林 裴潛

盧毓 孫禮 王觀

卷之八

毛徐國涼邢蘇衛徐胡傳

毛玠 徐奕 國淵



涼茂

邢顥

蘇則

衛臻

徐邈

胡質

卷之九

何楊辛楊傳

何夔

楊沛

辛毗

楊阜

卷之十

任杜司馬司馬鄭倉梁時劉孟傳

任峻

杜畿

司馬朗

司馬芝

鄭渾

倉慈

梁習

時苗

劉靖

孟康

卷之十一

劉劉衛杜王高傳

劉廙

劉劭

衛覬

杜恕

王肅

高堂隆

卷之十二

王徐陳阮應劉應王繁路荀吳蘇邯鄆楊丁



丁韋潘繆孫杜王桓董賈薛隗樂傳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劉楨

應璩 王象 繁欽

路粹 荀緯 吳質

蘇林 邯鄲淳 楊修

丁儀 丁廙 韋誕

潘勗 繆襲 孫該

杜摯 王弼 桓威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樂詳

卷之十三 賈滿王王傳傳

賈逵 滿寵 王昶

王基 傅嘏

卷之十四

張田趙牽郭傳

張既 田豫 趙儼



牽招

郭淮

卷之十五

陳王嵇阮范王毋丘諸葛傳

陳泰

王經

嵇康

阮籍

范粲

王凌

毋丘儉

諸葛誕

卷之十六

楊鮑桓何鄧丁畢李李張許鄧傳

楊俊

鮑勛

桓範

何晏

鄧颺

丁謚

畢軌

李勝

李豐

張緝附

許允

鄧艾人

卷之十七

郭龐閻張吉沐朱周管馬傳

郭憲人

龐涓人

閻溫人

張恭附

吉茂

沐並人

朱建平附

周宣

管輅

馬鈞



卷之十八

孫諸夫人傳

孫堅吳夫人  
孫權謝夫人

徐夫人  
步夫人  
王夫人

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權五子

卷之十九

孫諸世裔傳

孫靜  
孫瑜  
孫皎

孫奐  
孫峻  
孫綝

孫賁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卷之二十

顧張諸葛步傳

顧雍  
張昭  
諸葛瑾

步騭



卷之二十一

張嚴程闕薛是胡徐傳

張紘

程秉

闕澤

薛綜

是儀

胡綜

徐詳

卷之二十二

周瑜魯肅呂蒙傳

卷之二十三

黃程蔣凌徐陳甘周丁董韓潘傳

黃蓋

程普

蔣欽

凌統

徐盛

陳武

甘寧

周泰

丁奉

董襲

韓當

潘璋

卷之二十四

朱治朱然朱桓呂範傳

卷之二十五

陸遜陸抗陸凱陸胤傳

卷之二十六



士賀全呂鍾離傳

士燮

賀齊

全琮

呂岱

鍾離牧

卷之二十七

虞張駱陸吾朱傳

虞翻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卷之二十八

王樓賀韋華傳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卷之二十九

諸葛恪滕胤濮陽興傳

卷之三十

趙沈鄭馮陳紀弘張留張秦張杜黃吳劉趙

傳

趙咨

沈珩

鄭泉

馮熙

陳化

紀陟



弘璆

張儼

留贊

張悌

秦旦

張羣

杜德

黃疆

吳範

劉惇

趙達

三載記

卷之一

袁紹記

卷之二

呂張張陶公孫記

呂布

張邈

張楊

陶謙

公孫瓚

卷之三

董袁張張公孫記

董卓

袁術

張魯

張燕

公孫度

一雜傳

卷之審酒

田沮逢審李陳高李郭張張傳



田田豐審李和沮授蔡邕逢紀

審配 李孚 陳宮

高順 李催 郭汜

張濟 張繡

季漢書目錄終  
季漢本紀卷一

歛 謝 陛撰  
錢塘鍾人傑教

孝獻皇帝紀

孝獻皇帝諱協 孝靈皇帝中子也 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 帝王紀曰

協字伯和 母王美人懷帝畏何皇后乃服藥除之而胎堅

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帝始生后醜殺美人而董太

后養帝號曰董侯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為

渤海王徙封陳雷王 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門走至河



孫鑛曰幽  
韻似遊山  
小記

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聞燐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阪下袁曄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魚豢典畧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劉艾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耶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爲負不小邪又魏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

九月甲戌董卓廢少帝爲弘農王王卽帝位遷皇太后永安宮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弑皇太后何氏初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家一人爲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董卓自爲太尉加鈇鉞虎賁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自爲相國十二月戊



戊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詔除光熹昭寧永

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初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

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

紹陳畱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

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眾各數萬推紹為盟主驍騎

校尉曹操行奮武將軍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癸

酉董卓弒弘農王

荀悅漢紀曰卓使郎中令士儒進醢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

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為帝王今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梵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唐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為李傕所畧不敢自說也惟欲妻之唐姬不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為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為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王儒為侍中詔曰儒前為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為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帝終不用

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

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

周秘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丁亥



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畱屯畢  
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  
宮巳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  
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夏五月司空荀爽卒六月辛  
丑光祿大夫种拂爲司空以大鴻臚韓融少府陰修  
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越騎校尉王瓌安集  
關東袁術王匡各執而殺之惟韓融獲免董卓壞五  
銖錢更鑄小錢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  
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  
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  
尊號制曰可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卓殺荊州刺  
史王叡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爲太  
師孫堅兵到魯陽與袁術會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  
豫州刺史治兵攻卓尋移屯梁東爲卓軍所攻堅潰  
圍出復收兵與卓將胡軫合戰于陽人大破之卓請  
和堅不許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袁紹韓馥欲立劉  
虞爲帝劉虞不敢當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孫堅乃前



入雒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六月丙戌地震秋七月

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趙

謙罷太常馬日磾為太尉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

十餘萬眾畧魏郡東郡太守王肱不能禦九月蚩尤

旗見於角亢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温十一月

青州黃巾寇泰山泰山太守應劭擊破之黃巾轉寇

渤海

初中平中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

共王以應之共昭烈往擊失利遂奔中郎將公孫瓚

黨蔓延天下

瓚時大破黃巾於東光表昭烈為別部司馬是歲長

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孫堅攻荊州刺史劉表

於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於界橋瓚軍大敗

夏四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

朝政騎都尉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温

侯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黃巾寇兖州殺刺史

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黃巾於壽張降之

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

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



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並戰歿吏民死者萬餘人呂布亦戰敗走出武關李傕等並自為將軍巳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隸校尉黃琬甲子殺司徒王允皆夷其族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秋七月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司徒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為車騎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濟出屯弘農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並錄尚書事冬十二月太尉皇甫嵩免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漢紀日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立

奏曰日晷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疑悞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不失而欲歸咎史官益重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丁卯大赦天下三

月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



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為太尉錄尚書事下

邳賊闕宣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尋殺之

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漢紀曰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

獄原輕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為惟所枉者惟

表之曰茂之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

異數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六月

微庶合天心欲解寬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

辛丑天狗西北行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

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

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

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

野水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諺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

蹇裳當還故鄉聖王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

玄黃冬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

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於天市司

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為司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

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免乙巳衛尉張喜為司

空孫堅子策從袁術請其父兵術表策為折衝校尉

行殄寇將軍是歲琅琊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改元甲子帝加元服二



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  
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  
選乎。於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  
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于文昭陵號曰靈懷皇  
后丁亥帝耕於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樊稠戰  
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  
劭戰歿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爲癰州丁丑  
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  
聽事五日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  
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八月  
帝避正殿請而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  
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  
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饑民作糜粥經日而死  
者無數帝疑賦郵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  
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  
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  
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叛寇屬縣郭



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樵人得以食司徒淳于  
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衛尉趙溫為司徒錄  
尚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為新平郡揚州刺史劉  
繇與孫策戰於曲阿繇軍大敗策引兵渡江據會稽  
自領會稽太守太傅馬日磾卒於壽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

而與郭汜相攻二月丙寅李傕脇帝幸其營焚宮室

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漢紀曰伏后琅邪東武人也父完深

沈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君一女長男德次雅次

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完遷執金吾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

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

為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

子車駕東歸漢紀曰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

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

劉艾前日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耶汜兵乃却士眾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饑

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自

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董承

為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為驃騎將軍還屯陝  
八月甲辰幸新豐漢紀曰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



不決詔尚書郭汜喻汜曰朕遭艱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禍也夢想東轅日夜以冀臨河誰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治理迨遷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誣也詔曰濟有拔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耶一切勿問濟聞之免冠徒跪謝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為長史詔曰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為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專政今朕乘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事出於胸懷皆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習夜燒所幸此類也

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催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鄧淵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左賢王去卑率師奉迎與催等戰大破之詔使侍中史侍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歸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為足民



在塗炭濟夙有忠亮。乃心王室。前者受命來和。催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究前勲。昔晉文公爲踐土之會。垂勲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詔曰。催汜自知罪重。將遂唐突。爲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十二月庚申。車駕發東。催等復來追戰。王師復敗。殺畧宮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皆戰歿。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不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催等統營叫喚。

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有師猶有傾覆。况無師乎。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持十匹絹。乃取德絹。連續爲輦。行軍校尉向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皆爭船。船上人以刀。

徐渭曰。叙得情境的。歷是演義家能手。



櫟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既渡河幸安邑

漢紀曰既渡河到太

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內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為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閤或自齎酒啖過天子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是歲曹操自為

兖州牧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

改元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後將軍袁術攻昭烈

昭烈拒之曹操表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遣將曹

洪西迎天子自為建德將軍封費亭侯尋假節鉞錄

尚書事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

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已

卯謁太廟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八月辛丑

帝乃遷居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韓暹為大

將軍楊奉為車騎將軍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

依墻壁間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饑乏尚

書郎以下自出採椁或餓死墻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辛亥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爲列侯贈沮儁爲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破庚申挾帝遷都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己巳車駕幸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曹操以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已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孫策移書絕之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三月袁紹自爲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烈邀擊盡斬之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族冬十月分琅琊東海北海爲城陽利城昌慮郡十一月大司馬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呂布數與曹操相攻昭烈亦敗於布因歸曹操表昭烈爲豫州牧使擊布復敗操遂自出兵與昭烈擊布十二月禽於下邳殺之昭烈與操還許操又表爲左將軍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於易京瓚敗死輔國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初置尚書左右僕射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袁紹旣併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攻許曹操迎敵出軍黎陽尋還許分兵守官渡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洩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七月立皇子馮爲南陽王尋薨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敗走冬十月有星孛於大梁是歲孫策卒弟權襲其餘業曹操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卒于寘國獻馴象是歲越巂男子化爲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章始復備八佾舞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



牧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眾降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州獲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癰州刺史邯鄲

商是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十一月割東海之襄贛郟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昭烈得諸葛亮

于隆中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冬

十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巳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贊

十一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熙

十三年春三月司徒趙溫免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

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曹操南擊

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勳郗慮為御史大夫壬子曹操

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月劉表卒少子琮立琮

以荊州降操操因急追昭烈昭烈敗走至于夏口諸

葛亮請入江東求援孫權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李漢本紀 卷一 十五  
曹操以舟師攻孫權昭烈說權抗操因合兵大敗操於烏林赤壁操奔還昭烈表劉表長子劉琦爲荊州刺史尋卒

十四年冬十月荊州地震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自領荊州牧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大敗關西平孫權徙治秣陵改名建業城石頭作

濡須塢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刺史韋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二月星孛於五諸侯是年曹操殺侍中荀彧帝當祖日爲廢讌樂特謚敬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大雨水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益州牧劉璋逼於張魯且畏曹操遂迎昭烈入益



州使備張魯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提兵臨  
葭萌

十九年春正月耕籍田夏四月旱五月雨水昭烈從  
葭萌還破劉璋璋降昭烈遂得益州冬十月曹操遣  
將夏侯淵討朱建於枹罕獲之十一月丁卯曹操弒  
皇后伏氏及二皇子滅伏氏族

昭烈非此不得者  
土但璋迎昭烈  
譬猶孫子就  
慈母乃絕其  
既而斃之忍矣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賜天下男  
子爵人一級孝弟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穀  
各有差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  
合以為新興郡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復漢寧  
郡為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為西城郡置太守分  
錫上庸郡置都尉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請還荊州  
昭烈因與中分孫權攻合肥未下徹軍還為魏將所  
襲僅免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  
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為巴西  
太守皆封列侯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  
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為魏王五月己亥



李漢本紀 卷一 十七  
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  
琅邪王熙

二十二年冬有星孛於東北大疫孫權請降曹操操  
報使修好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監令吉本少府耿紀丞相  
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死之被夷三族三月有  
星孛於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昭烈定  
漢中羣下表爲漢中王秋七月魏諷謀討丕事覺被  
害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孫權襲殺關羽遂取荊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曹操卒子丕襲位三月丁未  
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曹丕篡位廢帝  
爲山陽公邑一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  
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  
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爲列侯昭烈  
傳聞帝遇害乃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明年昭烈  
踐祚至後皇帝建興十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始薨  
自廢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魏人謚曰孝獻皇帝



以天子禮儀葬於禪陵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  
 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  
 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歿於胡賊國除

季漢本紀卷一終

季漢本紀卷二

昭烈皇帝紀

昭烈皇帝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孝景皇帝子中  
 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  
 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昭烈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  
 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昭烈以孝桓皇帝延熹四年  
 生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  
 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  
 非凡邑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人皆然之昭烈少

孝抽口偏  
 安主耳故  
 帝應亦不  
 宏偉



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昭烈相友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納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烈由是得用合徒衆解人關羽亡命奔涿郡遂與郡人張飛同以兄事昭烈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着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丘毅詣丹楊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孝獻皇帝初平二年爲高唐尉遷爲令

英雄記云劉備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兵



衆靈帝崩天下大亂

爲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

備亦起軍從討董卓

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以關羽張

飛爲別部司馬郡民劉平耻爲之下使客刺之昭烈

不知待客甚厚客不忍刺以狀語之而去且云防繼

至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昭烈

內豐財施外禦寇難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

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昭烈與田

楷東屯齊興平元年曹操攻徐州牧陶謙謙遣使告

急於田楷楷與昭烈俱往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

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聚得饑民數千旣到謙以

丹楊兵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爲豫州刺

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玄德不能安

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

登請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

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昭烈曰袁

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

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

保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

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

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

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

袁曄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請袁紹曰天降

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明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

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

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

淮陰曹操表昭烈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二年昭烈留張飛守下邳而自引軍與袁

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

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襲下邳

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聞之引兵還比至下

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不利楊奉韓

暹寇徐楊間昭烈邀擊盡斬之昭烈求和於布布許

之令還州并勢擊袁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昭烈

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諸將謂布曰備

數反復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昭烈昭烈心



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

兵得萬餘人布既又惡之好自出兵攻昭烈何昭烈敗走歸

曹操操厚遇之表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操遣夏侯惇

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操自將兵

東出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

買馬為備兵所鈔布怒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遠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妻子復陷

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助昭烈圍布於下邳生禽布昭烈復得妻子從

操還許操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

則同席四年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操遣昭烈督

朱靈路拓邀擊術未至術病死昭烈未出時帝舅車

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操昭烈未

發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

初之徒不足數也于時正當雷震昭烈方食失匕箸

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

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

使未發五年承等事敗皆被害昭烈遂守下邳靈等

還昭烈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



小沛東海昌霸與郡縣多起應昭烈衆數萬人遣孫  
乾與袁紹連和操遣劉岱王忠攻昭烈大敗昭烈謂  
岱等曰使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既而操自來攻昭烈敗走

王沈魏書曰是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畱諸將屯

官渡自勒精兵攻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  
候騎卒至報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  
騎出望公軍見麾  
旌便棄衆而走操盡收其衆獲昭烈妻子并關羽

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  
步騎來迎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  
路先迎而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父子傾心敬

重駐月餘日所亡失士卒稍稍來集操與紹相持於

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  
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昭烈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  
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六  
年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  
人操遣蔡陽擊之爲昭烈所殺操既破紹自南擊昭  
烈昭烈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  
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  
多昭烈因徐庶三顧諸葛亮于隆中亮傾心焉

九州  
春秋



日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表疑之。使拒夏侯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惇等於博望。久之。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

之大為所破。十二年。操殺孔融。昭烈聞之。與亮流涕慨嘆

不能用。十三年。操殺孔融。昭烈聞之。與亮流涕慨嘆

尋操自來攻。表會表病篤。託國昭烈。表卒。子琮代立

遣使降操。昭烈屯樊。不知操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

其眾去。過襄陽。亮說昭烈攻琮。荆州可有。昭烈曰。吾

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

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却將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乃

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昭烈。典畧曰。備過辭表。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慕遂泣涕而去。

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

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

操兵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

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

季漢本紀 卷二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

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阪昭

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

其人衆輜重昭烈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

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遣

諸葛亮自結於孫權

虞溥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吊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遇於當陽因

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

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

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

孫討虜聰明仁慧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

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

心使自結於東吳崇連和之好其濟世業而云欲投吳

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

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

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昭烈併力共擊操於

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昭烈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

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操聞道而歸周瑜為南郡

太守分南岸地以給昭烈昭烈別立營於油江口改

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昭烈昭烈  
是借的  
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荆州數郡昭  
烈表琦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  
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趙



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劫死子禕事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見魏武本紀

孫鑛曰此議最得着

羣下推昭烈為荊州牧治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昭烈至吳見權綢繆恩紀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

駕從事

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

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劉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半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潺陵權知備意因召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茅明曰快二醒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操兵疆無敵於

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

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考定人子而操

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

疆曹操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昭烈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章

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遇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濶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

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昭烈留諸葛

亮關羽等保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

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烈及謀臣龐統進

說便可於會所襲璋昭烈曰此六事也不可倉卒璋

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持鎮西

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

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

璋還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

衆心十七年操攻權權請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

曰曹操攻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

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得志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

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

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強敵師徒勤

瘁不違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墜士大夫

爲出死力戰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

其可得乎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

發其謀於是璋收且松嫌隙始構矣陳述益部耆舊

威儀容貌甚偉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

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請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

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璋勅

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聞誦修以此益奇之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

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昭烈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

膺等進到涪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

昭烈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蜀郡人家世皆破

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一昭

烈昭烈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

雲等將兵泝流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昭

烈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十九年夏

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傳子曰初劉備襲

蜀丞相掾趙戩曰



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  
 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併也徵士  
 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  
 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  
 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蜀中殷盛豐樂昭  
 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

孫鑛曰叙  
 法詳整

烈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  
 帛。昭烈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  
 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  
 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  
 婚親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  
 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二

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昭烈  
 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  
 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  
 入益陽是歲曹操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昭烈聞之  
 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  
 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  
 曹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昭烈  
 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之郃等收兵  
 還南鄭昭烈亦還成都二十三年昭烈率諸將進兵



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爲操軍所沒  
昭烈次于陽平關與淵郤等相拒二十四年春自陽  
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  
爭其地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遂斬  
淵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顛等操自長安舉衆南攻  
昭烈遙策之曰曹操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  
及操至昭烈歛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  
多夏操果引還昭烈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  
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表於天子  
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  
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  
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  
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  
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  
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  
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  
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



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  
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  
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  
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  
侯臣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  
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  
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  
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

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  
同姓詩著其義歷在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  
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  
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  
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  
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  
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



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  
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  
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  
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  
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  
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昭烈。昭烈上言天  
子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  
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  
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疚如疾首。曩者董卓造  
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  
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  
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  
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  
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  
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  
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  
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  
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



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二十五年曹丕篡位改年黃初孫權稱藩丕策命權爲吳王或傳聞獻帝見害王乃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



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  
趙苻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  
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按洛書甄曜度曰赤  
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  
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  
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岍未亡  
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  
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  
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  
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帝  
初典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  
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  
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  
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  
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



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  
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  
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弒湮滅漢室竊  
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  
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  
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  
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  
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唐順之曰  
釋句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  
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  
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  
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  
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  
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大王出自孝景皇帝  
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祗降祚聖姿碩茂神武  
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



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

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擔

之南

譙周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

爲

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

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

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

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忝帝位詢于庶民

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

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

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

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

綏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

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皇



后吳氏皇子禪為皇太子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以  
皇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下所  
害初帝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吳主權遣趙咨使  
魏尋盟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帝盛  
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  
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  
請兵是歲魏甄夫人卒

二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帝軍還秭歸將軍吳  
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自秭歸率

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音許交反亭駐營自猓音桓

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

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

夏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帝

軍敗績於猓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帝自猓亭還

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

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帝軍屯駐南

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

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帝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



李漢本紀 卷二  
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使吳冬十一月庚申晦日  
有食之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帝疾不豫舉兵拒  
守是歲魏遣太常邢貞持節拜孫權爲吳王以曹仁  
爲大司馬吳主權立子登爲嗣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癸卯月犯  
心中央大星黃元寇臨邛縣遣將軍陳習音笏討元元

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帝病篤  
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爲副遺詔勅後皇帝曰  
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

孫鑛曰語  
淺意長

稱天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  
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  
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名言而爲之  
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  
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  
益人意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  
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  
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夏四月  
癸巳帝崩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上言於後皇帝



日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

秋八月葬惠陵 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

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間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耻發病死衆人乃

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卽是言先王死意

李漢本紀卷二



季漢本紀卷三

後皇帝紀

孝獻昭烈後皇  
三帝后子附

後皇帝諱禪字公嗣昭烈皇帝子也建安二十四年  
昭烈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踐阼冊曰惟章武元  
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  
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  
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  
授印綬敬聽師傳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三年夏四月帝崩於永安宮五月太子即皇帝位時



年十七尊吳皇后曰皇太后追尊母甘夫人爲昭烈皇后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大赦改元

建興元年夏六月甲申太白晝見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叛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鄧芝使吳吳主孫權遣使來聘和親通好是歲魏黃初四年吳黃武二年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十一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十二月亮還成都是歲魏主曹丕自將攻吳至廣陵而還吳主孫權遣使張溫來聘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是歲吳丞相孫邵卒以太常顧雍爲丞相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三月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



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割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殞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敘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蚤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勤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者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三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



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執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兵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吊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是歲魏主丕疾篤。召曹真司馬懿受遺詔。



李漢本紀 卷三  
輔嗣主尋卒子叡立以司馬懿爲大將軍

六年春正月丞相亮出師伐魏敗績街亭上疏自貶  
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冬十二月復出散關圍  
陳倉糧盡引退魏將王雙來襲亮與戰大破之斬雙  
還軍漢中

七年春正月右將軍亮出師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  
丞相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  
魏主叡追尊其祖考謚號併奉安神主于廟吳將周  
魴誘魏將曹休吳主權使將陸遜大破休於石亭權  
尋僭稱尊號改年黃龍遣使來盟共交分天下帝亦  
遣衛尉陳震使吳仍與盟好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  
谷欲寇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  
等皆還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王理爲安平王皆以  
梁魯在二國分界故也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征西大  
將軍魏延破魏將郭淮於陽溪是歲吳主權遣使備  
物乘海授遼東太守公孫淵淵斬使送首於魏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



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亮大破之射殺郃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十一月乙酉日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

十年丞相亮休士勸農于黃沙作木牛流馬教兵講武是月乙亥日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是歲吳改年嘉禾

十一年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是歲魏改年青龍

十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丞相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三月庚寅山陽公薨五月太白晝見秋八月丞相亮卒於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是歲魏以遼東太守公孫淵爲大司馬樂浪公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  
蔣琬位大將軍冬十月壬申太白晝見是歲魏以司  
馬懿為太尉郭夫人卒立子曹芳為齊王

十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  
星入太微而出夏四月帝至湔音剪登觀阪看汶水之

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

於廣都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甲申有

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巳亥彗星見

犯宦者天紀星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崩秋七月辛卯太白晝見

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是歲公孫淵自立為燕王稱

紹漢元年魏改年景初毛夫人卒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改元大赦立皇子璿

為皇太子瑤為安定王二月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

心中央大星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

秋八月癸丑有彗星見張宿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

出屯漢中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是歲魏以司馬懿

征遼東破斬公孫淵吳改年赤烏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是歲魏主叡疾篤  
驛召司馬懿與曹爽輔嗣主尋卒子芳立以曹爽司  
馬懿輔政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是歲魏改年  
正始以司馬懿爲太傅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  
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是  
歲吳嗣子登卒立子和爲嗣

六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  
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是  
歲魏主芳加元服立甄氏爲后吳丞相顧雍卒

七年閏月魏將曹爽夏侯玄等寇漢中鎮北將軍王  
平拒興執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爽等退夏  
四月朔日有食之安平王薨秋九月禕還成都是歲  
吳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崩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  
行圍守是歲吳丞相陸遜卒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  
大司馬蔣琬卒帝乃自攝國事是歲吳驃騎將軍朱  
據領丞相

十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  
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於繁縣汶山  
平康夷反維往討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  
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平之

十二年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  
而還將軍句安李韶叛降魏是歲魏改年嘉平曹芳  
謁高平陵司馬懿族曹爽等夏侯霸來歸以司空王  
凌爲太尉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是歲魏將王昶攻  
吳破之吳主權廢嗣子和立子亮爲嗣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是歲魏將王基陳泰攻吳破之王凌謀立曹彪事洩  
凌自殺懿夷其族黨尋賜彪死司馬懿卒以司馬師  
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吳主權立潘氏爲后改年



太元

十五年立子琮爲西河王是歲魏立張氏爲后以司馬師爲大將軍吳主權改年神鳳尋卒魏將王昶胡遵母丘儉攻吳吳主孫亮立改年建興以全氏爲妃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恪尋以大兵赴敵大破魏軍于東興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寇郭循害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是歲魏李豐與后父張緝謀廢置事敗皆死司馬師廢后張氏尋廢其主芳而立曹髦改年正元吳主亮立妃全氏爲后大饗孫峻殺諸葛恪于殿堂峻遂爲丞相十七年春正月衛將軍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出師隴西冬拔狄道河西臨洮三縣民居於綿竹繁縣是歲魏主髦改年正元司馬師假黃鉞劍履上殿吳改年五鳳

十八年春衛將軍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大破魏將王經軍却住鍾題是歲魏母丘儉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往擊之欽敗入吳儉敗死司馬師卒



以弟司馬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吳將孫峻等率大兵攻魏至壽春魏將諸葛誕拒破之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秋八月維軍與魏將鄧艾戰不利引還成都立皇子璜爲新平王大赦是年魏主髦改年甘露司馬昭自加號大都督假黃鉞吳主亮改年太平孫峻卒以從弟綝爲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

二十年姜維復率衆出賂谷至芒水大赦是歲魏徵諸葛誕爲司空誕不就徵遂發兵討司馬昭殺楊州刺史樂琳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是歲魏司馬昭同主髦駐項而自將兵攻陷壽春斬諸葛誕吳主亮謀誅孫綝不克綝廢亮爲會稽王而迎立孫休改年永安尋誅綝二年春正月日有食之夏六月立皇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璩爲上黨王

三年夏六月山陽公曹夫人薨秋九月追謚故前將



李漢本紀 卷三  
軍關羽車騎將軍張飛驃騎將軍馬超後將軍黃忠  
軍師中郎將龐統護軍將軍法正是歲魏司馬昭進  
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魏主髦自發兵討司馬昭不  
克被弑其臣王經被害陳泰亦歐血死昭迎立曹璜  
改名奐改年景元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鎮東將軍趙雲夏五月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姜維復率衆出戾和不利  
還住沓中是歲吳主休以濮陽興爲丞相與左將軍  
張布委之以事

六年夏魏將鄧艾鍾會分兵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  
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禦之大赦改元爲炎  
興衛將軍諸葛瞻禦鄧艾於綿竹敗績死之帝用光  
祿大夫譙周策出降于艾是日北地王譙傷國之亾  
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亡帝尋入洛陽降爲安樂公  
太始七年薨

伏皇后諱壽琅琊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  
完沈深有度襲爵不其戾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



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興平二年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棗栗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幸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筭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旣無任姒徽音之美又乏謹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妒害苞藏禍心弗可以承天



茅坤曰干  
吉切齒

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  
璽綬退避中宮遷於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  
於理為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為郗慮副勒兵入  
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  
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歆曰不能復相活邪帝  
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  
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醜殺之。后  
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  
人徙豕郡。

穆曹皇后諱節 諡法曰布德  
執義曰穆 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

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  
匹小者待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  
弑明年立節為皇后曹丕篡位遣使求璽綬后怒不  
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  
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  
七年帝既廢貶后為夫人自後十八年後皇帝建興  
十五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舊制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



昭烈數喪嫡室后常攝內事隨昭烈於荊州產後皇帝值曹操軍至追及昭烈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偏棄后及後皇帝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帝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思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歿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吳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歿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羣下勸昭烈聘后昭烈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皇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

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崩合葬惠陵

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

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前敬哀皇后之姊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

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

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

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漢

亡後隨後帝遷於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漢宮大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

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昭烈皇帝子後皇帝庶弟也章武元年  
六月使司徒靖立爲魯王策曰小子永受茲青社朕  
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  
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  
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  
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  
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旣信任用事譖構永于後帝  
後帝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漢亡後東遷  
洛陽

劉理字奉孝亦後皇帝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  
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  
序祇順天命尊修典秩建爾於東爲漢藩輔惟彼梁  
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  
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  
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  
命三世蚤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  
王位輯理子也漢亡後東遷洛陽



劉璿字文衡後皇帝長子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  
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  
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  
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  
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  
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立二十六年景耀六  
年冬漢亡明年正月鍾會作亂于成都璿爲亂兵所

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琮璿謀詢璿六人蜀敗謀  
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玄  
奔漢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  
三年討李執盛參戎行見玄于成都也

劉譙後皇帝第五子也天性壯烈景耀二年立爲北  
地王深惡黃皓恣擅幾諫于帝不從悒悒不得志常  
壯姜維確有膽義必能立功而見譙周譏以仇國論  
乃駁之曰此先丞相所以委姜伯約意也乃反爲非  
耶因欲請出受維節度有志以身禽敵弗果而鍾鄧二軍  
已入內地周乃獻出降之計譙大怒曰若執窮力屈  
嗣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歿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譙哭于昭烈皇帝廟乃  
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季漢內傳卷一

劉虞表焉馥繇傳

劉虞字伯安東海郟人也

謝承後漢書曰虞父舒丹楊太守虞通五經東海恭

王之

後 祖父嘉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

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蔬儉

欵 謝 陞 撰  
錢塘牛斗星教



率下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幽州  
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  
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旣畔皆願爲  
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  
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  
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  
與烏桓大人共連衆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  
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  
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  
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勅公卿奉  
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人青冀二州攻破  
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  
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  
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  
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  
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  
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表隗  
爲太傅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



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爲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

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爲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擇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帝旣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



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

丁浪

胡夷瓚數抄奪之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

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胄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



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狗  
 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  
 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克，乃掘東城欲走。虞兵  
 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勅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  
 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  
 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  
 子還薊。又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  
 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青冀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  
 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  
 旱執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  
 歸葬之。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眾，懷被  
 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  
 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以服羅  
 紕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  
 餘，姿貌甚偉。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

李漢以傳 卷一 四



公褚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曰：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平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僭，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以大將矯俗也。

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

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

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

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眾來。吾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眾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十人，皆斬之。襲取其眾，或即授部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擁眾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說。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降之。江南遂悉平。

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歿。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



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  
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答羲  
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肯盟至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  
獨何怪乎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  
界攻穰城爲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  
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  
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  
湖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  
由是懷恨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  
遂叛表焉

惲表遂攻并惲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  
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  
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奸猾宿賊更爲  
效用萬里肅清大小悅服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  
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  
綦母闔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命雅樂郎  
杜夔作雅樂欲庭觀之夔曰今將軍號非天子合樂  
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乃止能愛民養士從容自  
保境內無事曹操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



孫鑛曰  
盡明析

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操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皆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淮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奉使詣許臨遣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操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附曹操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成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如所

唐順之曰  
悲惻語出  
以間婉



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

威德勸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操說大怒欲殺嵩考

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嵩請許還稱

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

韓嵩敢懷貳邪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

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

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

弗誅而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昭烈

因之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八年袁譚袁尚兄弟相攻

表各遺書勸之譚尚盡不從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

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

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青蠅

飛於于旄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脊絕

為異身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

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

欲以固冢嗣未有棄親即異柢其本根而能崇業濟

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

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

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

張榜口直  
繁可物

茅坤曰二  
書皆典雅



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訥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曹袁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曹

操之始征柳城。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聽。及操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君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操攻表。未至。表疽發。

背卒

世語曰。表卒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塚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

初表及

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

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為讎。

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眾而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吳等說琮歸操。操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昭烈。奔夏口。

傅子曰。傅吳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在荊州日。罷統

為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玄德。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吳弟子嘏。別有傳。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豫州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



千微之于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  
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  
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 搜神記曰建  
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  
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  
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  
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  
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語過  
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  
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馳往驗視而劉表  
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歎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後無  
幾曹公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操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韓嵩等侯者十五

人越為光祿勳傳子曰蒯越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

為東曹掾越勸進誅闞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  
求出為汝陽令左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書

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公得荆州與荀彧書曰 嵩大

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 鴻臚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  
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

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為別駕  
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遠忤

義侍中義章陵人先尚書令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

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公時賓客並會  
公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

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  
所聘頽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

誠公曰羣凶為誰先曰舉司皆是公曰今孤有熊羆  
之士步卒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

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志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  
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日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  
今也公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  
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



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公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公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公心思不疑欲除之五官將諫以爲不可公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其餘多至大官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之後裔也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司徒祝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歛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是時用劉虞爲幽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



棄官俱隨焉益都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

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來永康元

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

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

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薰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

策于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求為蜀郡屬國都尉後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去

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日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

問廣漢秦宓董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涼州逆賊馬相趙祗

等於縣竹縣亦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

得數千人先殺縣竹令李升吏民翕習合萬餘人便

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

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

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攝歛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

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縣竹撫

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

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魯為督義司馬在漢中斷

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

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成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犍為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英雄

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

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具千餘乘荆州牧劉表上焉

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

將誕為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唯至收範兄弟三人鎖械於郿塢為陰獄以繫之

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

不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

將軍馬騰擁兵屯郿焉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

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

誕行刑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

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

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癘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躄等貪璋温仁共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

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躄為征東中郎將率眾

擊劉表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荆州別駕劉闓璋將

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躄進攻荆州屯胸膈上蠶下如振反璋字季玉



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

遂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

西故以羲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諸

子於難故璋厚德羲以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後羲與璋情好携隙道躪

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馬超與曹操相拒遣信相聞欲連兵擬操廣漢王商

苦諫絕之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

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躪素得人心璋委任之躪因民怨謀叛乃厚賂

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躪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

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躪於江州躪將龐樂李異反殺躪軍斬躪

字文表廣漢人以才學稱聲聞著于州里劉璋辟為

治中從事是時王塗隔絕州之牧伯猶七國之諸侯

也而璋懦弱多疑不能黨信大臣商奏記諫璋璋頗

感悟初韓遂與馬騰作亂關中數與璋父焉交通信

至騰子超復與璋相聞有連屬之意商謂璋曰超勇

而不仁見得不思義不可以為唇齒老子曰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豐寶物所出斯乃

狡夫所欲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則猶

養虎將自遺患矣璋從其言乃拒絕之荆州牧劉表

及儒者宋忠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

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

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有至

孝之行商表其墓追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

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于

官及聞曹操攻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



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障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操操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操會操敗於赤壁松還勸璋自絕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昭烈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昭烈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昭烈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

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

供奉昭烈昭烈入境如歸昭烈至江州北由墊

音徒協反

江水詣涪

音浮

去成都三十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

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昭烈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張松勸昭烈於會襲璋昭烈不忍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昭烈使討張魯然後分別明年昭烈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州從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



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  
 西。其倉稟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  
 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耳。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終不能用。  
 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  
 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十九年。昭烈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  
 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  
 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  
 出降。羣下莫不流涕。昭烈遷璋於南郡。公安。盡歸其  
 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得荊州。以璋為益州  
 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  
 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  
 平南土。闡還吳。為御史中丞。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  
 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於家。初。璋長子循。妻龐  
 羲女也。昭烈定蜀。羲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啓留  
 循。昭烈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漢

徐涓曰。數  
 語如商絃  
 宋、集、之、七

吳

循昭烈以為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漢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曹操操悅之辟為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操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塘以溉

茅坤曰預儲二物似風慧

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苦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苦葦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敵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太尉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繇年十九從父躡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



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爲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爲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又使笮融助朱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劭謂繇曰笮融出軍不



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使宜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

時年四十二

本傳曰：峯融者，丹陽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

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操攻陶謙，徐土搖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謝承漢書曰：融走。

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與此不同。

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

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

州，未能自達，實賴專門為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憾。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



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嘆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喪盡禮。故吏饋餉。皆無所受。後仕吳。至光祿勳。

季漢內傳卷一終

季漢內傳卷二

王黃种种沮禰臧趙金盛沈傳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十九。爲郡吏。時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緣譖訴。桓帝震怒。徵太守劉瓚。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顏固爭。球怒。收允。



欲殺之。刺史鄧盛聞而馳傳辟爲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上除禁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黃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黃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爲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旣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納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

孫鑛曰。慷慨正



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眾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

唐順之曰  
此識步法  
鄒侯

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泰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



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勲。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爲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卽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爲司徒。守尚書令如故。

唐順之曰  
此識步法

鄴侯

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旣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焉。允見卓禍毒方深。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泰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



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內瑞為僕射  
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為溫侯  
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  
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  
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六十  
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  
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  
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內發者勝幾不可  
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

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載記允初議赦卓

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

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

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

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

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

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

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

不甚附之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



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旣不赦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卽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

張榜曰語  
有長者之  
度



宏曰義兵鼎沸。在于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害。唯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爲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隣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詎曰。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眼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帝遷都於許昌。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遷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爲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爲國三老。光祿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爲亂兵所殺。趙戩字



茅坤曰語  
致輕俊

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爲尚書典選舉董  
卓數欲有所私授戡輒堅拒不聽言色強厲卓怒召  
將殺之衆人悚慄而戡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  
之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乃辟之  
執戡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  
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  
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  
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  
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  
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  
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  
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  
將時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  
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  
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  
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



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  
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  
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  
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  
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  
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  
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  
見情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  
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木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  
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  
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  
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  
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  
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  
啓神之所安大業旣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  
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  
作亂於楚屈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



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种拂字穎伯河南洛陽人司徒嵩之次子也初為司隸從事拜死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

安城潰百官多避兵种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种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



强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凉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  
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  
先父以身殉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  
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  
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又子死於傕觀下  
敗死

沮儁官射聲校尉忠憤激烈護衛乘輿間關盡瘁李  
傕郭汜悔令天子東還張濟復與合謀欲留乘輿於  
弘農上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之儁激衛將軍楊奉

等督疲兵力戰乘輿與皇后僅得免儁被創墜馬傕  
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瞑目厲聲大罵曰汝等凶逆  
通劫天子使公卿荼毒妃嬪流離自古至今亂臣賊  
子未有此也吾恨不能磔汝望苟活乎傕手刃之時  
年二十五其督戰訾置負其屍而瘞之上爲之流涕  
明年乘輿至洛陽詔曰射聲校尉沮儁死節可矜其  
贈爲弘農太守且命改葬焉

禰衡字正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  
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



賴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

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

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

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

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嘗稱曰。大兒

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

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以為交友。上疏薦之。

曰。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

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叡聖

纂承。基緒遭遇。尼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

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

善若驚。疾惡如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鷲鳥累伯。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聘辭。

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

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

張榜曰佻  
薄乃爾翹  
禍種子蘊  
此

孫鑠曰四  
字語類替  
頌



孫鑛曰  
亦瘦鍊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  
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騶鬃絕足  
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旣愛衡才  
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  
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  
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

唐順之曰  
摩得歷歷

酷盡意態

只此一正  
平是極

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  
衡方爲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  
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  
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  
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  
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  
曰正平大雅固當爾耶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  
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容便  
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稅杖坐



狂得無理且與他無交往

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及衡至甚賔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

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

周因毀以抵地表何至於此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

成辭亦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

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方是假手殺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

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

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

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

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音佛亦有不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

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



通鑑曰云  
等道屬坊  
語五百行  
皆卒

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

鷓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

而作文無加點此足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

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

云等道祖大怒令伍百將出欲加箠衡乃大罵祖恚

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

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世教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

亡云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

從事辟司徒府除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

丹陽太守是時邊方有警羌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

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

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

獸異物多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

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轉拜

長水校尉終  
太原太守  
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舉孝廉補郎丘長靈帝末棄  
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董卓弑帝圖危社稷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卽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塲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

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卬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淪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兵使命不達



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眾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吾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本者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

涉坤口開  
合起伏節  
節相生追  
兩漢尺素

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况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與遙村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



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致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推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

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像。名垂後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



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計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

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間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嘆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



衆分歎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幃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噴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

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慚。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儻。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嘆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



李漢內傳 卷二  
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趙昱字元達琅邪人也年十三母嘗病經涉三月昱  
慘戚消瘠至目不交睫握粟出卜祈禱泣血鄉黨稱  
其孝就處士東莞綦母君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  
年潛志不窺園圃親疎希見其面時入定省父母須  
臾卽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目不邪視耳不邪聽清  
英儼恪莫干其志旌善以興化殫邪以矯俗州郡請  
召常稱病不應國相檀謨陳遵共召不起或興盛怒  
終不廻意舉孝廉除莒長宣揚五教政爲國表會黃  
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爲先辦徐州刺史巴  
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爲恥委官還家徐州  
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遜遁謙重令揚州從事  
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  
舉茂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劉繇進入  
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金尚字元休京兆人也常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  
俱著名號爲三休尚獻帝初爲兖州刺史東之郡而  
曹操已臨兖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爲太尉



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

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器量雅重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

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

或能幾平皮柄反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

民所共稱歎燕君識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爲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

沈友字子正，吳郡人也。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今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慚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歛容。



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時  
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甚矣非令人扶出道之行也謂曰人言卿  
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  
謂非反乎權遂害之時年二十九

季漢內傳卷二終



